

孩子抽搐呢？孩子好象也有精神了，爱说话了，还给他爸爸纠正动作。

真没想到刚学炼功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法轮大法太好了。亲朋好友看到孩子的变化，都陆续炼起了法轮功。

我们都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高尚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世无争，善待他人，帮助别人。在学校里孩子更是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尊敬师长，爱护同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品学兼优，每年都是三好学生，是所有认识他的人公认的好孩子，也是所有孩子们的楷模。模样也越来越俊秀、脱俗；而且聪明活泼、多才多艺，许多技术不学自通。

看着完美的孩子，幸福的泪水止不住的流，特别是当儿子拿回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高兴、激动、感恩……，百感交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大哭起来：“师父啊，弟子用什么报答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您没要我们一分钱，没吃我们一口饭，而您却给予我们这么多。您救了孩子，挽救了我们家，您挽

救了千千万万个家庭。我们用什么来报答您？！

师父，昔日的癫痫儿如今已成为帅小伙、高材生；昔日的小弟子已成为青年弟子。师父啊，弟子无以回报，只有用我的心，一心修大法，勇猛精进！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轮大法周
特刊（一）

二零一零年
五月十三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法轮大法周	2
忆长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	2
九十五岁大法弟子拜谢师恩	6
二期班学员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	8
修大法全家得福	13
忆九四年师父郑州讲法	18
发生在炼功点的神奇故事	21
感恩师父和大法	23
让我们记住这个永恒的日子	28
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	31
机缘只有一次	33
三次参加师父广州亲授学习班的经历	36
回忆师尊三次悉尼讲法	40
法轮功教会我当好医生	46
初中时，我开始修炼大法	49
师父啊，弟子用什么报答您？	51

法轮大法周

【征稿选登】 二零一零年五月八日—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

忆长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

文 / 长春大法弟子

十八年前的五月，我有幸参加法轮功第一期学习班，亲耳聆听师父讲法，至今记忆犹新。

一期班在长春五中的阶梯教室举办。当时五中院内正在维修，我们从教育学院的侧门进院，从东侧的小楼梯上去是二楼。刚一上楼梯，就看见师父正好站在二楼教室门口往下看，向学员们点头示意。师父高大的身材，穿着身白色带红杠的运动服，这么年轻啊！师父彬彬有礼，神采奕奕，微笑着，特别的祥和。我就觉着象在哪见过面似的，特别的亲近。

阶梯教室的桌椅都很旧，前面一个讲桌，一块黑板，非常简单。一期参加班的将近二百人，教室还没坐满。

师父讲课非常准时，讲课时没有讲稿，就是一张小纸条。师父说，我传功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以气功形式传呢？我要讲佛法，你们接受不了。我传的是佛家

功，佛不是迷信，佛是觉者。慢慢就知道我讲的是什。大家上课好好听，讲法中都包括了。

我没参加过什么班，对气功一片空白，所以特别用心的听，非常入神。师父讲宇宙有一种特性“真、善、忍”。佛家讲忍，你看哪个佛出去跟人家干仗的？哪有佛翘着二郎腿拎着酒罐子的？哪个佛坐那叼个烟卷抽烟哪？想学功就得把烟戒了。讲到修心性的问题，师父说：很多高功师父在教功时，都要讲‘心性’问题，这是真教功。而有一些所谓的气功师，只教动作而不讲‘心性’的人，实际上就等于在教邪法。

师父讲到开光，有些学员把自己家的佛像拿来让师父开光。师父用左手拿着佛像，右手去清理佛像上不好的东西。我把家里的小佛像用红布包着拿来，没讲课前，我到台前向师父行了个礼，请师父给佛像开光。师父手托着小佛像，问你们看这佛像是谁？大家不知道，师父说那就算了吧。那天讲完课回家，正下小雨，大家都冷的直抱膀，我把小佛像

也找到了为什么要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的依据，“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转法轮》）我可以放心的对自己说：我永远不会变成坏人了，因为我有如此伟大的法理去遵照。

朋友，和您聊的这些是希望您能看看一个很普通的大法修炼者在得法初期的真实受益情况，这是绝对真实的，这和共产党的造谣媒体所说的是不是很不一样？朋友，如果您有幸能找到一本《转法轮》，不妨客观的认真的看一看。

师父啊，弟子用什么报答您？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白玉

往事不堪回首。十八年前的一天晚上，三岁的儿子发高烧，在医院检查时突然牙齿紧闭、没有呼吸、两眼上翻、脸色发青、不省人事。医生立即抢救，后来终于醒过来了。虽然醒来，可

从此象变了一个人，原来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儿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眼呆滞、反应迟钝，眼、嘴、面部神经及上肢时常抽搐，样子怪异而可怕。到医院诊断为癫痫病（羊角风）。

这如晴天霹雳，击垮了性格刚烈的我。为了给孩子治病，大小医院都跑遍了，也无济于事。每天瞅着这残疾的孩子心如刀绞，整日以泪洗面，一度出现轻生念头，想与孩子一起了却残生。

一九九五年底，亲戚告诉我：法轮功很好，教人做好人，还能祛病。一听能治病，我就象一个即将被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带着孩子就跟亲戚去了炼功点。在炼功点上先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然后学功。看着神圣的师尊，我从心底里喊：“师父，求您救救孩子！”泪水止不住的流。侧脸看看孩子：六岁的孩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目不转睛的看着师父，聚精会神的听师父讲法，周围的一切好象与他隔绝似的。学功时孩子非常认真学习每一个动作。那几天我整天沉浸在听法、学功中，也没有在意孩子的病情。几天班快结束时，我突然想起这几天怎么没发现

妈之间的反反复复吵架，互相吼，砸东西，什么时候才能象正常的和睦的一家人呀？

第三件事是，我越来越不知道好和坏的标准是什么，万一我以后变成坏人咋办？小时候知道只要是父母说的一定是对的，但是看见父母吵架那么凶，这个所谓的标准就算了吧；后来发现学校里讲的思想品德的东西也好象缺少什么支撑，很空，常看见学校里好多拉帮结派，打人，抽烟。我担心自己变成坏人，可我如何才能保证自己不变坏呢？翻来覆去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门一看，四处都是被暴雨收拾过后的惨兮兮的模样，和我心情差不多，就在我准备进屋时不经意的一低头，看见一串佛珠，当时我心里就激动了一阵子：老天一直关照着我呢！

不久之后，我得法了，我们一家人都得法了。

我们一家在工作之余，一起看《转法轮》这本书，傍晚的时候炼功。一切好象都很自然，很简单，然而不到一个月，我发现：大法太神奇了，我得法前烦心的三件事竟然都被大法善解了：爸爸的胃病好了，真

的好了，“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转法轮》）由于爸爸努力的修自己的心性，身体也就得到了净化：以前兜里常揣的胃药没有了，人也变胖了，再也没有那种吓人的打嗝了，冷的硬的东西也可以随便的吃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两个“冤家”真的再不吵架了，爸爸变的很大度，妈妈也变的温柔，就算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也不会失控的互相吼，更没有砸东西的事情了，即便争论几句后，就都在找各自的问题，这在以往是绝不可能的。我想一定是大法改变了他们！因为师父讲了：“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转法轮》）

还有让我更开心的事：我找到了衡量好坏的标准，

揣到怀里抱着，浑身暖和和的。

师父在讲法时讲了两件事，到现在我还记的非常清晰。师父有个妹妹在泰国，师父去探亲，妹妹家的保姆认识一位老板家的保姆。老板腿有病，怎么治也不好。老板听了保姆的介绍，说名医都看遍了也不好，中国来个气功师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他对师父不相信。师父对来说：既然找我就去看看。师父打出功，他先是冷，腿呼呼冒凉风；师父再打出紫外线这种功，他就感到浑身发热，很快的腿也不肿了。师父又给他调了几次，老板的腿就好了。那位老板全家人都非常感激。

师父在泰国还给一个植物人换大脑。有一个植物人，在床上躺了几年。有人找师父给治病。治不治呢？师父很为难。说只允许治一次。师父给他换上大脑，他家里人当然就不认识了。师父跟他说：不认识就晃晃头，认识就点点头。那个植物人摇了摇头，他不认识家里人，但他有知觉了。

师父说，我打出去的功，绕长春市四圈，四天四夜也用不完。

师父讲完法之后开始教功。第一期班时，每人给了

一本小册子《法轮功》，十二页，比现在的杂志小一圈，都是单线条画的炼功动作。师父教功的时候是手把手的教，一边教动作，一边给大家清理身体。

当时我是什么都不懂。师父说我是带功报告，你们哪块有病就想一想。什么叫带功报告？真不明白。可在学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的时候，也没见师父动手动脚，整个传法场上就有哭的、有笑的，有手舞足蹈的，有不停的咳嗽的，那场面……。我是哭个不停啊，这一生当中第一次哭的那么伤心，好象一肚子苦水都翻腾出来倒出去似的。师父在旁边和善的说：“你们哭吧，不要控制，能哭就哭吧。”我心想：这是干什么呢？还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才明白，是师父把学员身体不好的东西都打出来，清理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表现的状态也不一样。哭完了，心里那个敞亮啊！几堂课下来，真是一身轻，上楼象有人推着，走多远都不累，就是愿意走，多远都不坐车。

当时还没有修炼的概念，大家都抱着治病的想法来学功的。中间休息的时候很多人去找师父，师父就给

清理。那时我懂得心疼师父，埋怨他们：师父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连口水还没喝呢，休息十分钟还找师父，师父多累啊！多不容易啊！一期班是晚上六点到八点，师父下班后孩子没人带，美歌就在会场上玩，到师母下班后才把她接走。

我们一起去听讲法的有个党员，听着课还说是搞迷信。师父在场上把她的癌都拿下去了，她也知道身体好了，可还是不信。

当时各种气功门派特别多，师父传功那些所谓的气功师也来听，还有练各种气功的。因为不讲心性，又带着不好的东西，所以场上就干扰，坐在那儿说话，声音还挺大，象苍蝇似的直嗡嗡，其实就是在搅场。头一天把我烦的够呛，后来我就到前边躲开他们。师父什么也不说，只是讲自己的法。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个学员带着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在师父讲课的时候她就“哇哇”的大哭大闹。师父的课就讲不下去了。有一个“气功师”站起来到跟前给调理，那架势是想在人前露一手，结果不行。又有两三个“气功师”比划了一阵，还是不行，小女孩哭闹不止。师父从台上

下来，到小孩儿跟前，用手在她头上拍了三下，她立刻就停住了哭闹。会场上惊嘘声一片，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再后来出现一些干扰，师父就用手指在讲桌上点几下，一切就都平静了。

真象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的：“其实呢，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开始传法传功时，这件事情做的很不容易，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当时没有讲的象今天这么高深，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才把这个法揭示开，叫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件事情做的很系统。”

一期班结束之后，我身上最明显的有两件奇异的事：一是平地摔跟头，也不青，也不肿，也不破，也不疼，没磕没绊的就是摔跟头。早上到公园去炼功，走到桥头，“啪”的就摔倒了。有对夫妻在跟前，把我搀起来。第二天炼完功回

事？我静下心来看看自己的心，发现原来是我把自己的名声看重了，执著于自己的好名声；同时，我还不能让人说，有一颗“不让人说的心”；还有“一颗不能被人误解的心”。这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在证实法，其背后都是为私为我之心在作怪。我要去掉这些不好的执著心，去掉这个为私为我的心，堂堂正正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人。我的心胸一下明旷了许多。在矛盾中，看自己的不足，不怪他人，宽容大度，能包容他人。我真正体会到了“忍”的部份内涵，体会到了“做宽容大度的觉悟了的人”的艰难和乐趣。

当然，“忍”并不是对邪恶势力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而无动于衷。有一次，我正在医院值班，单位领导在“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的指使下，叫我去一趟。我知道他们企图迫害我，我心中一面发正念清除邪恶，一面用自己的正念保持上班不离岗位的状态，同时及时找自己的最近的不足之处，及时清除内外之邪恶，在慈悲恩师的呵护下，就把这场迫害阴谋解体了，平安无事。

从我当医生的过程中，我是逐步按照师父讲的“真

善忍”的要求直指人心去做的，我从中体会到了坦坦荡荡当一名好医生的艰辛和乐趣。如果没有恩师的慈悲呵护，没有大法对我的指导，就绝对没有我的今天。我的一切，都是恩师赐予的。

最后，在“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向慈悲伟大的恩师问好！师父，您辛苦了！向全世界大法弟子问好！祝愿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广为洪传，更多的生命受益！

初中时，我开始修炼大法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接触法轮大法是在一九九六年，当时我读初中——一个非常容易迷茫、冲动、心理脆弱的时期。记得在得法前的一个夜晚，下了好大好大的雨。当时家里是瓦房，好些地方都漏雨，家里盆子几乎都上场接雨水了。我睡在床上，听着外面下大雨和家里下小雨，心里却烦的是另外三件事：

一是爸爸的胃病好象越来越严重了，不停的打着嗝，声音好大，他自己都怀疑是不是胃癌。在我心中，一向很高大的爸爸当时显的好脆弱。

另一件事，是自从我记事起就开始担心的，爸爸妈

生时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有一年过年后不久的一天，我正在医院上班，我曾经看过病的一个病人来找我，给我一个鼓鼓的红包，说是“新年快乐”，让我高兴。我平静的对她说：“我不能收。我不会因为你没送红包，就不认真给你看病。”她说：“看您人心好，我才给的；这不是贿赂您。”她是一个大老板的妻子，我给 她看过几次病，她对我有好的印象。她态度很坚决的一定要给我，还说：“给您，您还不要；我没给的（医生），别人还主动跟我要呢。我今天真是碰到好人了。”由于那时病人不多，我就叫她坐下，给她讲我为什么不要红包的原因。我告诉她，我是学炼法轮功的。我就跟她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伪案”、讲“共产党为什么镇压法轮功”、讲“我是如何受到中共的迫害的经历”、讲“面对中共的镇压，我为什么还要坚持的原因”、讲“三退大潮”、讲“贵州藏字石”、讲“全球公审江泽民”等等，她一下子明白了真相，最后她也愿意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她对我非常感谢，还说：“在这样的社会，您这样的医生太难找了。”我说：

“你别感谢我，你感谢我的师父吧，是师父和师父的大法教我这么做的。”她就打听师父和法轮功的情况，后来她也得法了。我从中体会到了“真”的部份内涵：用从大法中获得的智慧，识破中共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并给有缘人讲清真相；同时我也体会到了“做真人”的艰难和乐趣。

法轮大法教会了我当医生时能默默无闻的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不图名，不图利，摆正工作与修炼的关系，平衡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平衡好自己与人的关系，平衡好自己与家庭的关系。对病人，态度和蔼、耐心；对工作，认真负责，不误诊、漏诊，不出现任何医疗事故；对同事，谦虚尊重，不挑拨离间、煽动造谣；对医疗技术，掌握娴熟，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对待遇，不争不抢，看淡名利，遇到矛盾要“忍”。有一次，一个病人找我看病，看完病后，她还到处败坏我的名声，说我乱收钱，要告我。我开始心里很不平，还想找她解释清楚，没有这样的事，她却冤枉我。后来我想，我碰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人？我为什么碰到这样的

家，在桥那头，“啪”的又摔倒了。有俩人把我扶起来，一看，惊奇的说：“又是你啊！”还是那对夫妻。就这样几十个跟头摔下来，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原来肋软骨炎，肋骨都鼓出来了，胳膊架架着，身子都是偏的。这些跟头摔的我身体正道了，骨头都平乎了。后来明白了，是师父在给我消病业，只是让我承受这么点痛苦。另一件事就是回家炼静功，单盘上腿，坐在地上打坐，一闭眼睛，就绕着圈的满屋地转，臀部和腿还没离地，可就象长了腿似的，睁开眼一看，转到那边去了，再一会又转回来了，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天。炼到两侧抱轮时，头就转，抑制不住的转，转的象拨浪鼓似的，这么摇那么摇，耳朵里边在打鼓。手一撂下来，头也不转了，耳朵也不响了。我原来第三节颈椎压迫神经脑袋都疼，这一下就把我的颈椎病摇好了。

二期班结束之后，在长空俱乐部（胜利公园西北角），师父举办了一次带功报告，专场为两期班学员和亲朋好友义务调病。当时到场的至少有三百多人，我把孩子、邻居都领去了。只见师父在台上，双手向左转了

一下，再向右转了一下，象转大法轮似的，整个会场就热闹了：哭的哭、笑的笑，蹦的蹦、跳的跳，有来回走的、前后晃的，扯开嗓子唱的，不住声咳嗽的，各种状态都有，将近半个小时才平静下来。我有严重的风湿病，抗欧八百多，腿都硬疼弯了，到兴城疗养过，风湿药都是大把大把的吃，我用的药医院都给我特殊留出来，其它大大小小的病有十五六种，是医院里的老病号。那天师父双手转完，我就接到了师父的功，全身发冷，冷的直打牙门骨；十五六分钟后，又象紫外线烤的一样，热乎乎的。就这样师父把病一下就拿下去了，我那个感动啊！大家平静下来之后，师父问我们有什么感受，哪些收获。工作人员给了我们一个小纸单，让我们写下来。我没带笔，特意到大会组借了支笔，当时就写“出门一身轻，走路生风”。真的走路生风，年轻人都撵不上我。原来我后背总象背个小鼓似的压着，师父清完了，真是一身轻啊！我太激动了。

师父义务为大家调病，一分钱不收。大家病好了，非常感激，出门时，想捐助的可以把钱投到箱里，我捐

了五元钱。就是这笔钱师父也没要，捐给慈善基金会了。师父开始就对大家说：“只要能救人，我可以无条件付出。”

我炼法轮功不到半年时间，十几种病都好了，原来瘦的90斤，后来体重也见长。眼睛原来戴花镜，天目开了，用天目看也不花，纫绣花针一点都不费劲。

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啊！我女儿得过垂体瘤，手术后医生说生育能力特别低，结婚后八年了没有孩子。那时这也成了我的负担，怕没孩子影响夫妻感情。师父调整后，我女儿生了个小姑娘，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都赞佩大法神奇。孩子非常聪明，三岁半就会念《转法轮》，会背《论语》，对师父特别恭敬，常给师父磕头。现在都上初中了，功课特别好。

看到师父给我们做的这一切，我开始明白什么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转法轮》〈第二讲〉）这是佛在世度人啊！

第一期结束时，师父给我们发了“结业证明书”，贴上自己的照片，盖上师父的印章还有法轮图章。正象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觉的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的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

（《转法轮》）尤其是能够参加一期班。师父说：“你们来了，第一期，难得啊！我给你的是多少年也得不到的。”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之间啊！那段时间太珍贵了！

九十五岁大法弟子拜谢师恩

文 / 老年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帮助整理

在师尊五十九华诞和第十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恭祝师父华诞快乐！祝同修们“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圆满！同时祝世人朋友们早日沐浴大法法光！

我是一名女性大法弟子，今年九十五岁。一九九六年，我八十一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现在算来也十四年了。这十四年中有过和平，也经历了邪恶干扰迫害。和平修炼时期，我坚持学法因而在修炼的路上打下了坚实基础；邪恶迫害中，我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坚定的走到了现在。

哲理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将到何处去？我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明白这些问题，为我以后能在医疗界堂堂正当医生奠定了基础。

我也彻底知道了我那时为什么活的那么苦。我把别人对我的评价、我把自己的名声看的很重很重，仿佛我就是为了这所谓的“好”名声而活着似的。在正法修炼中，执著于名的这颗心，让我走了很大的弯路，我要去掉它也很艰难。但在慈悲伟大的恩师的呵护下，我终于从巨难中坚定的走了过来。这是我的最大的幸运。

通过学法，我学会了向内找。反复通读恩师的所有讲法，把大法溶入自己的心中，遇到矛盾看自己，用恩师的大法来指导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发现自己的不足，及时去掉它，不断在大法中升华自己。在工作中，我真正能够坦坦荡荡当医生了。

法轮大法教会了我当医生时能设身处地的为病人着想。有一次，一个身着朴素的妇女带着儿子来看病。我不知道她的经济不宽裕，就在做医学影像检查方面，选择最能为她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她节约钱；在做治疗方面，选择最能为她儿子治疗

的药物，可用可不用的，一律不用，为她节约钱。我这样做，不只是为她节约钱，更重要的是减少对她儿子身体的医源性损害。同时，我还利用空闲时间和她儿子谈心，帮助分析他的心理上的障碍，找到了他的心结。后来，她儿子要出院时，母子俩还特地来向我问好，说：

“你是个好医生，谢谢你。”很可惜，我当时没有告诉他们母子俩法轮功的真相，真遗憾；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是炼法轮功的”。这背后有怕心和证实自己的执著心在，我要去掉它。我的这种“善”，只是情中的“善”，不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就是为他好的善心、用祥和的语气、用通俗易懂的道理，给他讲清法轮功的真相，让他能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选择自己美好的未来；甚至能启悟他的善心、增强他的正念，能愿意修炼法轮大法，走上“返本归真”之路，这才是真正的大善。这种“大善”，是不入情的，是一种无为之举，不在有为中，这才是慈悲的表现。我从中体会到了“善”的部份内涵，体会到了“做善人”的艰难和乐趣。

法轮大法教会了我当医

护下，澳洲大法弟子们风雨中天地行。在这天宇众神聚焦的时刻，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一瞬，在宇宙历史即将翻过这一页时，澳洲大法弟子们时刻记住师尊的吩咐和教诲，加紧跟上正法进程，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走正最后的路，不再让师尊为澳洲大法弟子们操心。

法轮功教会我当好医生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容威
(化名)

小时候，我多灾多病，很痛苦。发愿要好好学习文化，将来当一名能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就象华佗一样。我如愿以偿了，我上了大学，当了一名西医大夫。尽管我最喜欢中医。

在当今中国社会里，物欲横流，金钱至上，到处都充满了铜臭味。医疗界也不例外。对此，我感到十分痛苦。我不愿随波逐流，但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面对病人，如果我和其他医生一样，收病人或其家属的红包，我于心不忍，我曾经收过一次，心里特别不安宁；如果我不收病人或其家属的红包，其他医生就说我傻，和别人不一样，说我不合群，怪怪的，也不敢和我合作，怕和我合作时，我拒收

别人的红包，他们得不到实惠，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我那时很苦恼。我要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高兴，可是我内心很痛苦；我要不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不高兴，我内心也很痛苦。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我在图书馆翻阅了很多书籍，包括《道德经》、《金刚经》、《圣经》等，但都没有彻底解开我的心结，我似懂非懂，还是不能让我彻底心服口服。我就在这种痛苦的日子中上下求索着。

一九九五年三月四日的清晨，喜欢练气功的我被美妙的音乐声吸引，循声而去，看到山坡平地上有一群人在炼功，那美妙的音乐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就是炼法轮功的学员。我就开始学炼法轮功了。

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心中的一个个疑问在宝书《转法轮》中找到了答案，让我彻底的心服口服了。我真后悔我错过了二次参加恩师李洪志老师的面授班的机会。从那时起，我逐步知道了许许多多别人不知道的道理，我逐步知道了什么是人生的真正价值，我也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找到了我儿时思考过又没有答案的三个人生

今天，我要借“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神圣的契机，简述一下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身心的变化和修炼中我自身部份神奇的体验，与同修们共勉；特别是要告诉亲爱的世人朋友们，快紧紧抓住这与大法师父同在、稍纵即逝的得救的机缘，不要观望，不要再徘徊。这是我发自内心、真心实意的期待与呼唤。

得法前我浑身是病，经常头痛、腰痛、腿疼，每个月的退休金都不够吃药的，下楼要人搀扶，不吃药走不了路。修炼以后，我的身体不药而愈，浑身轻松，下楼不再要人扶，精力充沛。修炼不长时间，我还来了例假。我深知自己身心的重大变化，是大法给的，是恩师赐予的。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命啊。我每每想起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就泪流满面。感恩的同时，心中升起强大的信念，就是要不负师恩，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回家。

从修炼到现在，十四年中，我这个年近百岁之人再没有去过一次医院，更没有吃过一片药；学法、炼功一天没有停过；发正念一次没有耽误；讲真相，我虽不能象其他年轻同修那样走街串

巷，但我的亲人、朋友、街坊、邻居、同事等，我也要对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我的修炼体会，讲大法及大法弟子在大陆遭受的迫害、冤屈。我还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做了“三退”。

之所以说我十四年的修炼，是在师尊慈悲呵护下走过来的，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

在学法的初期，当我拿起《转法轮》书读到哪行，哪行下方就出现小法轮或“红杠”、“蓝杠”带着我往下看。有时字还会变得很大、凸起；在学法小组和大家一起学法时，我还时常看到另外空间的小婴孩们蹦来跳去，还对着读法的同修双手合十，我看到他们很开心，学法越学越有劲。我深深感到这部大法，不是一般的法，而是我们修炼人走向圆满的天梯。

炼动功，我浑身轻松，暖洋洋的；炼静功，一坐两、三个小时，真的感受到了没有身体，只有一点点思维的状态。静中有时也会看到鲜花等美妙的场景……

师父法身也在呵护着我的平安。记得有一次去北京，回家时还没进门就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再一看，原来是我外出没有锁门，师父

法身在提醒我。

人都有业力要还。这些年中，我有四次摔倒，可我每次都想到是大法修炼人，照样学法、炼功，结果安然无恙。儿女们都说：您摔跤好几次，这么高龄，硬是没事儿，这明显是修炼大法的好处。

有一次，我打开水洗脚，水盆扣到脚上，马上烫起了好几个大泡，我当即想到大法，不动心，脚烫脱了一层皮，硬是一点儿没疼，过一个星期就完全好了。

最近我下楼去，一位邻居说：这么大岁数，下楼别摔了。我说，“没事。”正说着，不知从哪里来了两个小男孩儿扶我下了楼。楼下呆了一会儿，这两个小孩儿又把我送回楼上家中，我问他俩在哪住，他们说在楼上，可我楼上没见过这两个小孩儿。

今年九十五岁的我，头脑清醒，心态平静，神清气爽，没有不适。这都是师尊、大法的赐予。

在感恩师尊、感恩大法的同时，我还要再提醒一下我亲爱的世人朋友，我这样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修炼中的经历本身就是个奇迹。我真诚的希望每位世人朋友，都能够得法修炼；如果

您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修，那就请您从心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您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二期班学员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

文 / 长春大法弟子

我和师父是二十年前认识的，有几年的同事缘份。

由于工作关系，我受了点外伤，手臂一直疼。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师父厉害，会气功，能调病，就带着我找师父。办公室里，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划拉了几下，也没什么感觉，疼痛就减轻了。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知道师父懂气功，能发功。也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这位新来的年轻人。

师父高高的个头，常穿着半新不旧的灰色运动服。在单位里平平常常，不显山不露水，和大家一样。工作上也不显得太突出，也不落后。单位里练节目，师父把森警的战友都请来了，成立个大乐队，把下边会演奏的都召集上来排练，到下边所属单位演。师父功力很高，但从来不表现的奇奇怪怪、显示自己我会这个，我会那个。单位里只是少部份人知道师父能调病，谁有病，找到师父，就给调整调整。有

随后交流会继续进行。这时，一位学员向师父反映，有不少带小孩的新学员还从没见过师父呢。话刚讲了一半，师父便说，“你记住，找个时间。”该学员便高兴的告知带小孩的学员在婴儿室等候。

后来，因会务需要，临时需要将带小孩的学员和小孩一起集体移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当这个学员后来突然想起师父先前的吩咐要去婴儿室看望大家时，才得知师父早已经抽空去了婴儿室，看望了在场的学员和孩子们。

如今这些幸运的学员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感动的说，当时师父突然走进婴儿室，大家一下子拥到师父面前，师父与他们握手问候。当时有二个相差六天的仅四个来月的小孩，师父走近他们，还慈祥珍贵的摸摸他们的小脸，拉拉他们的小手，当时的情景让在场的学员终身难忘。时光飞逝，转瞬间，当年这些幸运的孩子如今已经是大法中的小弟子。

在大会交流中间，师父在国际会展中心的一间会议厅里分别会见了中西方的媒体，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记者们分别提出了一些

有关问题，师父一一作答。其中一名外国西人记者突然以不太友善的语气，提出了一些被当时在场的学员认为是比较刁钻的问题，且该记者提问题时的态度很不礼貌；但见这时，师父以博大的胸怀，浩然的正气，泰然自若、祥和的回答了那名记者的问题。当时的情景，使得那时在场的各方人士，甚为钦佩。作为弟子，心中则感到对师父说不出的敬仰和自豪。

法会结束那天晚上，师父和一些弟子一起用餐。但见师父当时表情有些深沉、严肃，大家好象也感到心情有些沉重。当时师父见大家不动筷子，便笑着鼓励大家快吃，多吃点。同时还给大家讲故事，其中也讲到了在宇宙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动人心魄的、悲壮的史实与澳洲的关系，特别是澳洲这块地方在久远历史上曾经与师父和大法结下的不解之缘。师尊自己却吃的很少。两个月后，中共恶党开始了对一亿大法修炼者的全面迫害。

慈悲伟大的师尊传法澳洲已十四载，澳洲大法弟子在反迫害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历经重重魔难，意志始终坚定不移。在师尊慈悲呵

开交，突然一只被对方拼命的叼着脖子抖来抖去，一下子便双脚朝天，再也动不了了。这时突然听师父说了句“和人一样啊”。师尊时时刻刻在操心 and 点悟弟子修炼提高，教诲弟子们修去争斗心，争强好胜的心。

（三）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至三日，“全澳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悉尼风景优美的达令港国际会展中心大厦召开。当时有来自澳洲、美国、加拿大、瑞典、泰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香港、澳门、印尼、和中国大陆等地的二千七百多人参加。师尊也来了。

由于当时举世瞩目的“四·二五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刚刚过去一个星期，各媒体中外记者纷纷想采访师尊。有一些记者甚至怀有不好用心，尤其是香港一家中文杂志，向学员骗取了集体炼功排字的相片后，回去加工，用下流的手法，把学员们排出的“真善忍”的字样恶意曲改成其它字样在杂志上大登特登。

五月二日上午师父来到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给与会的弟子讲法（这次讲法的内容就是后来出版的《法轮佛法（在澳大

利亚法会上讲法）》）。然后大法弟子轮流发言，交流了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师父坐在会场听取弟子交流。

这时门外的中外记者又一次要求进会场面见师父，师父当时让弟子转达给记者，欢迎他们来会场，但是希望他们先听听学员的发言，对法轮功稍有了解之后再见面。于是有些记者进入会场就座，听取学员的交流发言，后来一位记者也得法了，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

次日，一九九九年五月三日清晨七点钟，与会的各国法轮功学员在悉尼著名景点达令港大草坪上集体炼功。当时，湛蓝的天空下，如茵的绿草地上，随着优美动听的炼功音乐，身穿黄色T-恤衫的法轮功学员整整齐齐的排成“真、善、忍”和英文的“法轮大法”等字样，在集体炼功，远远看去，美极了。

当时师父站在了望台上观看弟子炼功。只见师父面带笑容，高兴的拿起话筒，对下面排字炼功的弟子讲话，鼓励大家。弟子们个个睁大眼睛，惊喜的仰望着慈悲伟大的师父，聆听师父洪亮而亲切的声音，感到非常幸福。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真是无比殊胜。

个同事手麻，师父给他调整，手没挨上，他说就象针扎的一样。师父告诉我说：“他病太多，得把他的身体划成块，一块一块的治。”那时候知道师父很有本事。迫害之后，邪党给师父造谣，虽说大家对佛法、修炼不明白，但都肯定师父不是邪党宣传的那样。

当时我身体不好，肺结核、心脏病、胃病、关节炎、头疼等，为了好病，我开始练气功，有很多事就去找师父。师父总是那么平和，说话很和气。

练气功首先得打开劳宫穴，才能纳气、发气，把身体经络打开。师父在我手上劳宫穴位置捻了一下，说：“就开这么大吧，开大了呢，没有好处，这样就行了。你练三年也练不开，这回练吧。”我告诉师父我儿子也练气功，说有时间也给我儿子开一下，师父答应了。二期班时，做周天法，师父走到我儿子跟前，拿起他的手瞅瞅，用手指点住劳宫穴，一拧。我儿子说象绿豆粒似的，手心凉。他是最不敏感的，师父给开穴还体会到，挺激动。

练气功很多人开了天目，师父在我眉毛上横着划了一下，又从脑瓜顶上竖着

划到鼻梁这，我就看见前边有亮点。师父教我炼天目，瞅着山根部位。我炼一阵就不炼了，师父说不炼那就没有办法了。

师父没传法前给我讲了一件事。上泰国看妹妹时，有一位老板请师父给他调整治病。当时屋里坐了不少人，有个人来请师父，直接奔胡子很长、年纪大的人去了。长胡子那人告诉说：不是我，是这位年轻人。他一看师父这么年轻，就怀疑：能有功力吗？结果师父给病人调整好了。

那天到师父办公室，看师父在写稿，说以后要出书。那是九一年冬底，师父做卡片、入门证，为办班传法做准备工作。

师父常到气功协会去办事，有些人开了天目的，这个看这个，那个看那个。师父伸出手来，问你看我这手里有什么？一个老太太不吱声，她却看见了，说师父手里托着佛呢！师父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佛在师父手里托着，师父一定比一般的佛都高。因为我家祖上就信佛，原来我就知道修佛修道的事，佛道本来就在人这修，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平时，师父办公室鸦雀

无声，别人没有话，能量在制约一切。师父告诉我：“整个这个楼都受益，都有好处，但他们体会不出来。”

那些年练气功，虽说有感觉，但提高的也不大。师父说：“气终归是气，没有制约作用。”那时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师父也没说你别练那些了，炼我这个吧。有一次，师父看我：本来身体都练开了，怎么又关上了？我就想让师父帮我再打开，师父说得需要挺长时间。这样吧，你参加我办的班吧，不收你钱。于是我参加了师父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晚上六点，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了二期班，当时能有二百多人。二期班的学员坐在前边，台阶上边，有一期班的学员，连听课，带炼功。

参加班的老年妇女占多数，大多数都是为了祛病的，有练别的气功的，好多都是佛教居士。师父讲课两个小时，先讲一个多小时法，然后再教功。讲到关键的地方，大家听不懂的，师父就往黑板上写写字。因为整个气功形势都是讲祛病健身，那时师父是以气功形式

讲法的，讲深了大家也接受不了。进门时工作人员给每人一个小本，是师父用铅笔画的炼功动作图。炼功动作前边介绍功理功法，比《中国法轮功（修订本）》讲的还浅。

在班上师父给大家下气机，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师父告诉大家：有下的，有没下的；有下的多，有下的少。我坐在后边，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情况，问师父给我下了没有？师父说：“咋没给你下呢？还下的最多呢！”

办班时，师父讲，我把你们的元神给调整大了，调到五六岁小孩儿那么大，没有危险，不然，有可能就被别的东西给吃了。现在没事了。师父还告诉大家，遇到不好的东西了，“拿法轮打它”。

有一天，没讲课之前，有个学员的身上有不好的东西，表现不正常，大家围在那。我们单位一个同事拿了一瓶水，师父喝了口水，扑的往她前身一喷，都是雾。我就在跟前，雾也喷到了我身上。然后师父在她身上“啪啪”的拍给清理。以前听说过拿水喷雾调病，有人也上庙里去问过，老和尚说得把水存放一百天，才能喷

师父来了，都惊喜的赶紧凑到师父身边，聚精会神的聆听慈悲的师尊给大家讲法一个多小时。当时的情景真是无比殊胜祥和，令在场的学员终生难忘。

达令港炼功点是澳洲唯一由师尊亲自点名而成立的炼功点，也是师尊亲身到场讲法的唯一炼功点。无论是春夏秋冬，在达令港炼功点炼完功后那种舒畅、奇妙的感觉总是不少的。

师尊亲临达令港炼功点的消息很快传开，于是不少学员表示希望能见上师父一面。师尊答应了，所以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晚，师尊与澳洲学员再次见面，地点在悉尼市中心的Masonic中心。这次来听法的学员人数估计超过六百人，从师尊第一次在悉尼讲法至今，短短三个月，澳洲炼功学大法的人数猛增。师尊这次讲法讲了很多，讲到了宇宙层层结构。最后会场租用时间到点时，有不少学员意犹未尽，希望师父多讲讲，但师尊表示，若超出会场租用时间，租场地的费用就要多交，为了不增加学员们的经济负担，最好还是尽量按时结束。师尊的一言一行，无不沁透了对学员们的关心。

在师父启程从悉尼去往堪培拉之前，几位学员正陪同师父等待启程。这时，师父把这几个学员每个都看了看说，“你们下来，生生世世都在吃苦，这回最后一次得法了，你们还不快精进。”

当时在场的几个学员都感到内心震动很大，感受到了师父的苦心教诲。然而这段话的博大内涵，学员们觉的当时未能完全在法上深刻领悟，但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

在几位学员陪同师父前往堪培拉的途中，一路上，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突然一位学员说，“哎呀，前面下雨了。”大家不由往前看，公路上看起来水汪汪的，路边的草坪也淹没在水中，水面还象潮水似的一浪又一浪的一直涌到路边。可是仔细看看当时并没有下雨，天气晴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师父解释说那是另外空间的水，大家才明白是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

等到了堪培拉国会山庄前的大草坪上，正休息时，看到师父在静观两只大海鸟撕打。几个随行的学员也不由注视起来，两只大海鸟在激烈的互相啄着对方的羽毛，翻来滚去的，打的不可

后师尊还和在场的学员一起合影留念。一整天，师尊只在下午简短的法会间歇时间里喝了口水，从早上直到天黑没吃什么，还要照顾到学员们的又是签名又是照像的要求，现在想起仍觉的我们澳洲学员真是又幸运，又惭愧！

师尊与几个弟子走过悉尼达令港时对学员们说（大意）：在达令港这地方建立个炼功点不错嘛，这地方人也多，还免了花钱在报纸上介绍法轮功了……师尊离开几天后，我们二三个学员就开始了在达令港炼功点的周末炼功。达令港炼功点始终都是悉尼，也是澳洲的主要的对外炼功点之一，人多的时候，炼功人数超过二百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有很多学员从达令港炼功点得法。

师父离开那天，学员们依依不舍将师父、师母与小师妹送入登机入口处。在候机室的大厅，学员们透过玻璃窗，目送师父的飞机离去。即将起飞时，一位学员抢拍了师尊乘坐的那架飞机，这张照片洗出来后，发现在飞机的周围有大法轮和奇妙的能量场。

（二）

时隔三个多月后，一九

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师父第二次来到悉尼讲法，给澳洲学员留下珍贵的回忆，至今仍历历在目：

师父到达悉尼的时候，为了应付食宿所需费用，要兑换一些澳元。当时银行已经下班，未能兑换成，但师父坚持不要当地学员一分钱。学员把一些澳元递给跟在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算借给这位学员用的钱吧，他仍然不要。这是师父又一次身教的例子。

师父到悉尼后的第一个早晨就去了达令港炼功点，那天有二十六名学员背对着清澈的海水，在一片小树林中的草坪上打坐。炼功的学员在闭目炼功。陪同师父的学员想告诉大家师父来了，叫大家停下来，被师父用手势制止了。只见师父用欣慰、亲切的目光望着这二十六位学员炼功，直到最后炼功音乐停止了。一位学员对大家喊，“师父来了，大家往前集中一下。”有的学员刚炼完功，睁开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愣愣的四处看。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学员回忆说，她当时刚睁开眼睛，看到师父祥和的坐在椅子上看着大家，还以为是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呢。

等大家醒过神来，看到

出雾来，说拿过水就喷出雾来，办不到。一件事、一件事，让我看到师父的功力真不一般。

那天在操场上做完法轮周天法往回走时，师父跟我说：“你看见我打手势没有？”我说没注意啊。师父说从上边来那么多佛，要下来帮着我照顾照顾，我给他们打手势，说不用，告诉他们我自己能照顾过来。我明白师父做这件事是有佛帮着的。

我有头疼病，没事就睡觉，听课时一边听一边睡觉。师父说：“别看你们睡觉，你们的元神都可精神了，都扒着头在那听。”师父讲要清理大脑，使我们处在麻醉状态，不然受不了。那时对怎样修炼还不是很清楚。我儿子听了就是感觉好，也说不出怎么好。讲完课时师父走到他跟前，他跟师父说：“师父讲的真好！”师父表情非常平静。

九天讲课，第十天答疑，学员提问，师父解答。问一个，“又是佛教的。”再问一个，“哎，又是佛教的。”当年的佛教徒有很多就是从这开始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

二期班办完后，师父对我说：“讲课这屋里下了气

机，四角都下上了。现在气机的红光还在往外冒，有功能的都能看见了，再过多长时间还能看的见。”我问师父能不能收回来。师父说：“不收回来，就放在这了。”师父从北京回来，讲到手摸到哪，哪都有能量，说留着，有好处。这些问题后来在各地讲法班上师父都讲了。之后师父骑着自行车，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行车，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给整个长春市清场，下气机。师父告诉我，“长春市都下上了，在哪儿炼功都没问题。”从那以后，我放弃了其它气功，真正炼法轮功了，逐渐懂得什么是修炼。不到半年，原来的病就都好了。

八月九号，那是个星期天，师父在长空俱乐部办了一场带功报告，为大家调病，不收钱，义务的，亲朋好友的，谁有病都可以去。我是全家一个不落都去了。那天师父到场后，就让一个用担架抬着的病人抬到讲台上，也没动什么手，就让她从担架上坐起来，让她站起来，让她走一圈，又在台上跑了几圈，就几分钟的工夫，一个瘫着的人就好了，全场那个激动啊！我女儿当时天目开着，她看见师父在

台上坐着，台下对面有个大佛对着师父，外面还有大佛，比楼还高的佛。师父讲了一会儿课，接着打出功来给大家调病，当场见效的人太多了，我们全家的身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我家族中祖辈就供一堂“仙”，原来我特别招那些不好的东西，睡觉时黄鼠狼都能把我鼻子咬出两个牙印、咬出血。家族中的人都有心脏病。老家那有只狐狸长个犄角，它把犄角往地上一扭，大家都闹心，我家最重。我上师父家把这事说了，想让师父帮着处理一下。师父答应了。后来听妹妹说，一只老雕追那只狐狸，狐狸被撵的跑到三妹家锅台后，被老雕给叼着飞走了。师父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清理了。从那以后，我们家族人的心脏病就都好了，后来家族中的人也大都修炼大法了。

我练了几年气功，只是在动作上下功夫，没什么长进。渐渐的知道了法轮功和其它气功不一样，要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要重“心性”修炼，要求炼功人有极高的“德”，“欲正其心，先诚其意”。

以后师父在长春讲法我都去，听几天，听不全。有

一阵，总觉得有个东西在眼皮上跳，绕着两只眼睛转圈，再爬到鼻子尖上，钻到鼻子眼这耷拉着。我问师父这是什么。师父仔细的瞅了瞅，拍了拍我的肩膀高兴的说：“不错，炼出条小龙来了。”炼法轮功半年多，这么短的时间就修出生命体来了，师父高兴，我也高兴。可它在我身体里四处窜，疼不是疼，痒不是痒的。真正走进修炼，大家各种状态都有，就去问师父。师父在《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告诉我们：这些生命“在更高层次中也有，它一般不是修上去的，它是在那个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在高层次修炼的人身体产生的龙等生命体当然是你的，也就随你的圆满而去高层了。”师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说清楚。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那是九四年五月长春七期班

（一）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日，师尊首次光临澳洲传法。当天，学员们手捧鲜花、花篮来到悉尼机场，恭候师父的来临。当师尊高大魁伟的身影出现在出口处时，一位老弟子高兴的说：“师父来了。”在师父的身后，是师母与小师妹。所有的学员都涌向师父的身边，向师父和师母问好。

师父关切的询问次日讲法的会场准备好了没有？负责联络的学员告诉师父已有学员在准备会场。当时，学员为师父准备了套间，师父得知后，吩咐相关学员退掉一间房，让小师妹睡在沙发上。学员觉的小师妹虽年龄小，可个头高，沙发上睡不舒服，就报告师父说房间已定，不可退房才作罢。

第二天，八月三日上午八点左右，师尊来到会场与每一个在会场门口的义务工作人员都握手问候，还特意与当时唯一的一位在门口帮忙的西人学员多谈了几句。

“怀大志而拘小节”，师尊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是身教，都是循循善诱的亲切教诲。

当时澳洲只有Ashfield公园和Cabravale公园的两个炼功点，平常出来炼功的

学员两处加起来才十多人。从学员们得知师尊要来悉尼讲法到真正开始讲法也只有三四天时间，大家想，要能有一百个人来听法就好了，结果来听法的人数有二、三百人。大法是超常的，有缘者自己就来了，又如何能用人心去衡量呢？

澳洲首次讲法的序幕在大家满怀期盼的热烈掌声中拉开。当时来听法的人，大部份都是未开始修炼或刚开始修炼的人。师尊在讲法开始就强调了学法的重要。师尊讲法深入浅出、生动精炼，洪亮的嗓音伴随着穿透寰宇的无量慈悲，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心灵，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这次讲法的内容就是后来出版的《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

五个多小时的时间，师父一直站着讲法，没有喝一口学员准备好的水。负责的学员几次请师父坐着讲，同时喝口水；师父却说：“我站着，后面的（学员）看得见。”在讲法过程中，师父还为全体学员净化身体。

讲法结束后，有学员请求师父在《转法轮》书上签字，也有学员希望和师父合影留念。当时天色已晚，而排队等签名的人很多，师父一一满足学员们的要求，最

我们上去。

当师父在最后一堂课回答完问题后，全国各地的学员开始向师父赠送美丽的鲜花、锦旗，场面壮观感人，掌声雷动，师父打了很多手印。学员们依依不舍的站着，不愿离开，看着师父远去的背影，眼睛都模糊了。

师父在学员簇拥下进入候机厅。师父高大、慈悲、与众不同的形像，站岗的武警都感到惊奇，连广州军区的高官都来送行，这一定是大人物了。在候机厅等取登机牌的学员一看见师父，赶紧跑过来与师父拍照，闪光灯足足闪了好几分钟，最后师父说不能照了，才停下来。我和另一位学员站在远远的一旁，不想打搅师父，师父走到我们面前说“辛苦了”。听了师父这句话，我觉得喉咙哽咽，不知说什么好，傻乎乎的站着，一句话都不会讲，只能目送着师父进入登机楼，师父不断的回头向我们挥手。

风风雨雨十六年，我从小不懂修炼、只觉得开始很开心，到通过不断学法升华到理性认识大法，开始逐渐明白了修炼的内涵。每当想起师父在广州传法的日子，我都会热泪盈眶，难表的师恩，珍贵的回忆，弟子无以

为报，唯有精進不懈，不负恩师慈悲救度。

回忆师尊三次悉尼讲法

文 / 澳洲大法弟子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日，慈悲伟大的师尊首次光临澳洲传法，将宇宙大法带给澳洲这块美丽的国土和众生。师尊曾三次亲临悉尼讲法，澳洲学员何其有幸！

虽然澳洲首都定在堪培拉而不是悉尼，但是悉尼却有着首都的气势及实际地位。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悉尼原本是Daruk族世居之地，一直到现在，悉尼各地已经发现了超过二百个保留着石雕艺术遗迹的原住民遗址，而许多郊区的地名也仍使用原住民的语言来称呼。悉尼是一个充满个性，生机勃勃，阳光充沛的城市。白色扬帆模样的悉尼歌剧院，屹立在悉尼海湾的海浪之间，连同悉尼海港大桥，为这里带来无数骄傲和欢乐。每一年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来此探访。它也是进入新南威尔斯州，拥抱五光十色美景的门廊。澳洲土著石画上的独特图象，桉树（尤加利树）林里谷加巴拉鸟的啼声，澳洲遍地野花的盛放，赢得世人赞誉其为全球三大美丽港埠之一。

（白天班）散场，我最后从鸣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父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走到慢行道，回头看看，师父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看着我呢。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九五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父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

九三年以后，师父全国各地四处传法，不能在单位全天上班，所以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九五年师父到国外传法，再见到师父就不容易了。一次，师父从国外回来，在地质宫接见学员，跟我儿子说：“告诉给你爸带个好。”和大家说了一会话，师父又说：“给你爸带个好。”说了三遍。师父还惦记着我，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惦记和师父有近缘的亲朋好友。

十几年了，我很惦记师父，打听师父的一切消息，盼着迫害早一天结束，盼着师父早一天回来。

修大法全家得福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心美

我以全家人得法修炼后的神奇事，来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并以此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一、我有缘得法

一九九五年七月，朋友到我家说：给你看一本书。我一看是《转法轮》，打开书看了十几分钟，眼就睁不开想睡觉。迷糊一会儿再看十几分钟又瞌睡，就这样迷糊一阵看一阵，我用了两天时间把《转法轮》看了一遍。

我被书中修心性做好人的道理所打动。我对朋友说：若照书上说的做，人生还有啥烦恼？在单位上班，人与人之间为了名利争斗感觉很苦很累很烦，使我落下了一身的病。而我以前学过的气功只是教祛病的手法，不讲如何修心性，只治标不治本。所以我和朋友说：这书太好了，在哪买的？给我请一本。朋友说：是借的。我便立即把一本《转法轮》全复印下来。以后随着大法的普及，我请到了新书《转法轮》，并找到了炼功点。

从此我象久旱的禾苗得到了雨露，溶入了大法修炼的洪流中，至今已十六个年头了。回顾这十六年的修炼

历程，真是感慨万千，多少次泪湿衣襟。若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走不到今天。

吉林省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前的炼功场面，无论严寒酷暑坚持炼功

在炼功过程中，其他神迹不说，就说我们那炼功点。有几次晨炼打坐时下大雪，北方的冬天零下十几度，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大法弟子一个个象雪人一样打坐近一个小时，却丝毫没有冷的感觉，身体却在往外冒热气。那种美妙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从此我也从一个全身是病，外号“大药罐”的人，变为十六年没感冒过一次、没吃过一片药的人；从因为工作量大，身体承受不住想辞职，到身体健康，工作效率成倍提高的人；由以前的爱争斗，变为对名利看淡、为人随和的人。我所任科长的科室也被评为市级业务先进科室。大家从我的变化，见证到了大法的美好。

二、母亲得法

一九九六年的九月份，我在外地开会，突然接到电话说69岁的老母亲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我火速赶往医院，只见老母亲口歪眼斜地躺在病床上，右面身子瘫痪。医生告知：脑内有瘀

血。征求亲属意见，两个治疗方案：1、开脑壳取出淤血；2、保守治疗，即躺着不动让大脑自然吸收掉淤血。我们都同意第二个治疗方案。在实施这个治疗方案时，因头部丝毫不让动。母亲一动不动地躺了两天两夜后，直嚷再也坚持不了了。

这时我捧出了《转法轮》对母亲说：妈，以前动员您修大法，您说忙没时间，今天我读《转法轮》给你听。读了一阵后，母亲说：听你读法，象有一股泉水从头顶灌注全身舒服极了。就这样，她一难受就听我读《转法轮》，一听就舒服，扎针吃药却没效。

我对母亲说：既然学大法您感觉这么明显，说明您有缘，如果能到学法小组学法炼功效果会比在医院好，您信不信？母亲说：“我信！我信！我要出院到学法小组去！”我说：慢！您必须得百分之百的信，您是我母亲，我不能拿您的命当儿戏。母亲说：我真的百分之百的信！

当我找医生说要出院时，医生说：“开啥国际玩笑！这种病要出院最早也需要一个月以上，才十八天就出院，不要命啦！”后来医院让立下字据：后果自负。

站附近的川粤菜馆请师父吃饭，然后送师父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去坐火车。站台上，我们默默的站在师父旁边，感觉很幸福，好象想不起来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感到喜悦、开心。师父上火车后，隔着窗户站着，向我们挥手。

参加广州第五期班

广州第五期面授班由广东省气功协会主办，他们一边邀请，一边租场馆。因为当时法轮功发展非常迅猛，很多长期吃药的药篓子，学功以后身体健康，人人都在做好人，所以省气功协会很想广州法轮功辅导站挂靠他们。

师父临时出来举办广州第五期班。全国大量学员涌向广州，广州辅导站组织了几个接待组，协助售票和办班事宜。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几乎都被学员包下来了。师父来广州的第二天，到招待所看望工作人员。由于这是大陆最后一次讲法班，很多买不到票的学员都来了，连体育馆的球场地板都坐满了，已超过五千人，外面还有许多学员进不来，怎么办呢？负责的学员与体育馆协商，体育馆决定把武术馆借给我们，现场直播师父讲法。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开班，各地辅导站的老学员纷纷做出表率，把珍贵的座位尽量让给未参加过班的学员，自己到武术馆看直播讲法。师父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到外面来看学员。

在讲法班前区坐第二排的四个年轻人，被另外空间的附体操控着，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又哭，又被附体往下拖，又折腾。我怕他们捣乱，师父进场时，马上告诉了师父，师父满脸笑容说“我知道了”，就大步走向讲台。我还是不放心，把研究会的学员叫过来，她看了他们一会，其中有一个青年人缓过一点劲儿，向我们挥了挥手；后来本地负责的学员知道这个事，特地把一位老公安学员安排坐在四个小青年身边。到师父讲法的第三天，这四个年轻人的附体被清除掉了，整个人恢复正常状态，和其他学员一样静静的坐在那里听课了。这是我亲眼见到师父为学员清理附体。

一天上午，本地负责的学员带着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到湖天宾馆师父住的地方，请师父喝早茶，这是广州人的习惯。学员上去后见到师父，师父已经泡好了方便面，师父说不下来了，叫

听师父讲法。整个学习班都是这样，感觉这个功太神奇了。

下课时有一个好奇的学员，师父往后台走时他也跟着去，一会他跑回来站在我旁边的学员讲：奇怪，我一直跟在老师身后，一进后台就不见了，真神奇。

当我走出礼堂正门时，看见很多学员围着师父，请师父在《法轮功》书上签名，我也拿着书想凑过去。这时有学员讲：“你看这些人真执著，围着老师签名。”我一听，是啊！不能这样执著，就打消了签名的念头。

回到单位上班时，有个流浪汉很不讲道理，打了我一棍子，我面带笑容没有还手。因为刚刚上课时师父讲了：炼功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明白了人与人发生矛盾都是业力轮报。我们单位的同事看见了，觉得不可思议：昔日我打架练拳，现在竟然打不还手？

参加师父第三期面授班，我懂得了修炼，最起码要做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

参加广州第四期班

一九九四年七月，师父

到广州举办第四期面授班。师父来广州时，先住华苑宾馆。我和一个学员把大法资料运到宾馆时，已经是中午了，大家都没吃饭，我们就提议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请师父下到餐厅吃饭。打通电话后，师父说不来了，叫我们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吃。当我们上好菜时，师父来了，我们都开心的不得了，刚好我坐在师父身旁，我赶快把一碗饭呈给师父。师父招呼我们完了之后，就和我们一起吃饭，吃完后，师父先回去了。

广州第四期班场地是军区礼堂，约有一千人参加。我参与在礼堂大厅售《中国法轮功》等资料。师父在这期班的讲法，我感受非常深刻。第三期班师父以气功的形式讲法，讲了很多佛教故事，这次就不同了，师父一开始就讲真正往高层次带人，是来度人的，是系统的讲法。

第四期班十堂课结束了，在学员们依依不舍的陆陆续续离开礼堂时，负责的学员把我们十几个同修叫到讲台下，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宣布广州辅导站正式成立。师父勉励我们做好辅导工作。

晚上，广州同修在火车

出院的当天晚上，我和姐姐就把母亲搀扶到学法小组。当炼到神通加持法时，母亲说：我的右手指能动啦！一股热流从肩头通向手指！在场的学员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炼完功回家时就不用搀了，一路身体排着浊气走回了家！第二天母亲就能帮我擀饺子皮了。

在我家住到第十天，母亲对我说：昨天晚上我琢磨，我都好了，老伴一人在家，我应该回老家了。可咋对女儿说呢？晚上就做个梦：在云雾缭绕的天空有个象体育场的观礼台，上面坐满了人，一层比一层高，都在静静的看师父在黑板上画法轮图形。当我入场后，没有我的座位。师父看看我说：有人刚进门，不好好学，牵挂多，这样的学员就够呛。母亲说：我醒来悟到，师父是说的我呀！我可要在这好好学一段时间再走。

从此，母亲和我每天晚上到学法小组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母亲说：看师父讲法录像时，腰部和头部有法轮直转。就这样到第五十二天时，我把母亲送回农村老家，在车上，母亲说头部有淤血的部位和舌尖发麻部位有法轮在转，我们都知道是

师父在给调理。

母亲回家一个星期后，我回老家探望，一进门母亲就对我说：师父说的话一句也不假呀，以前我对师父说的“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转法轮》）这句话没多想，认为身体能恢复就很满足了。没想到我回来的当天已停经二十二年的例假又来了，这功太神了！我真的返老还童了！

我母亲炼大法的神效轰动了全村，当即有二、三十名村民来跟我母亲学炼大法。那年我村有六名患脑血栓、脑溢血的老太太，其中四名没修炼的每月药费四五百元，现今都已离世了；而修大法的两位如今都健健康康的。我母亲整天乐呵呵的说：是师父给我延长了寿命，我是最幸福的人！

三、姐姐得法

我姐见证了母亲修大法的神效，也参加了学法小组受益匪浅。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零时，我姐夫害怕，便阻拦姐炼功，说再炼就离婚，看见大法书就撕。在他的阻拦下我姐不炼了。直到有一天感到肝部疼痛，到医院查CT肝区有阴影。医生说不是好病，要有思想准备。

回家姐夫便求我姐炼功，我姐说：当初不让炼的

是你，现在求我炼的也是你，你把大法当成啥啦！姐夫说：我知道大法好，以前是害怕镇压，不让你炼，如今你身体成这样，你若不炼你又没工作，别说住院没条件，连查体费咱都花不起呀！现在我失业，靠打零工挣的钱连生活费都朝不保夕呀！求求你啦，看在孩子份上，为了保命你炼吧！就这样，我姐又恢复了学法炼功。

我姐夫象变了个人，打工回家再累，只要见我姐在学法，家务活就全包了，好让我姐安心看书。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姐姐，炼了一个多月，她的脸色由暗青变红晕，到医院复查，肝部阴影全无！从此，姐姐家又有了笑声。

我姐九十二岁的老公公患脑痴呆症，护理这类病人，没经历过的，想象不到有多么的难。老人经常把大便往床和墙上抹，嘴里嚷着蛋糕！蛋糕！我姐时刻牢记自己是修炼人，对老人要慈悲。每天用半天时间给老人清洗尿布和脏衣服，服侍整整三年，直到老人去世没生过一次褥疮。

去年底，我姐的邻居对我说：你姐家六十平米的昏暗楼房，养着九十四岁的老

婆婆和八十二岁的老母亲，还收养了一位苦命的外甥女十二年，还有一个满地跑的三岁小孙子。简直成了养老院和托儿所了。居委会都说没见过这么好心的人！我姐却乐呵呵说：如果不修大法，别说照顾老和少，我自己的命都难保！

四、大法保住了外甥女的命

我小妹自小体弱多病，二十多岁时又被邪灵附体，整日神神叨叨的主意识不清。婚后丈夫遭遇车祸脑残，整日神情呆板，给洗车店打工，一天五元的工钱人家都不愿用（正常人一天至少二三十元），所以她家的生活费靠全家人救济。大女儿出生仅一个月，便由奶奶抚养。

待看到她小腹突出，才确定她又怀孕了。经亲属协商，都认为这孩子不能留，就动员她去做人工流产，她坚决不去。最后亲属商量只能谎称说由我带她到医院保胎，她才跟我到医院。当医生往她小腹部扎针时，她一下蹦起来，不打医生，一边打我一边说：不是保胎吗？往这扎针不把孩子扎死了吗？又给我一拳说：你知不知道这是杀人哪！（她平时说话从没这么有逻辑，当时

座，后来觉得气功讲座讲的都差不多，好象到一定程度就比较飘渺，但那些气功师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就不想练了，转为练习武术。

师父举办第三期广州法轮功面授班时，一位大姐和几位朋友都来劝我，一位老学员说他参加学习班时天目就打开了，看到法轮转，他非常激动。也许是缘份已到了吧，我告诉她们：我已经看到气功杂志登的师父照片和简介了，我决定去参加班。

开班第一天，我骑自行车来到市总工会，礼堂门口已有不少学员，在陆陆续续走进礼堂；礼堂大门旁边，北京研究会的同修在售《法轮功》书籍和师父法像；这时师父刚好走过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我很惊讶！当时我二十七岁，但见师父长得比我还年轻，很慈祥，我就觉得师父功夫非常高，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要跟着师父。

师父在讲台上坐下，开始讲课，我看到师父的年龄变得又象四十多岁的年纪。师父讲法时不用讲稿，从修炼的最低层气功讲起，由浅入深的把高层法理阐述出来，讲明了修炼就是修人的心性。当时我觉的师父讲的

故事很好听，很舒服。

听课时，头顶有个大风车一样的轮子在急速的旋转，呼呼的响，我用手摸了摸头顶，可摸不到轮子。这时又有两个风扇从头顶直冲到两脚底下旋转，手掌处又有两个风扇，小腹有一个如碗口粗的东西均匀的转，当时不知道是法轮。坐在身旁的一位老阿姨问我看到法轮没有，我说没有啊。她告诉我看到师父头顶有一根巨大的光柱，到处是法轮。

第一堂课结束时，我感到整个人都空了，人世间的执著，情、名、利，甚至下课时学员们说话等嘈杂声都与我无关了，整个空间好象只有我一个人，一切的一切离我是那么的遥远，我久久的站着；此时，我为什么来到人世间，到底活着为了什么，冥冥中等待着什么，这些从很小很小就有过的无数念头都涌起来又都没有了，思想好象承载不了物质，一切都是空的。

回家的路上，我骑自行车从来未有过的轻松，两条腿象自动一样，后面象有股力在推，身体里的强大能量机制沿大周天象带状的运转，一点都不觉得累。上通宵晚班都感觉法轮在旋转，也不觉得困，第二天接着去

了。希望这些资料能唤起学员的回忆，这一切真的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这一切真的会永恒的留下！也希望世人通过这些资料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九九年迫害以前，法轮功真的是在中国大地洪传，法轮功学员真的是遍及中国各地，遍及各行各业，遍及各个领域，遍及各个阶层。

自从参加了学习班后，我感到庆幸，还能搭上最后一班车，但是，内心也有深深的后悔，后悔自己当初怎么那么糊涂，错过了这么多次的机缘，那种后悔可不是一般的后悔。九九年迫害发生后，在腥风血雨中，我们更加思念师父，更加认识到修炼机缘的珍贵，因此，每当魔难来时，每当彷徨迷惑时，每当在前进的路上想歇歇脚时，我都会提醒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只有一次，助师正法只有一次，一次啊！不能再象上次那样后悔了，最后的后悔可不只是后悔了，真的就是象师父说的那样，坐在地上大哭，那种哭是痛不欲生的。现在，不管我修得多好，也不管我修得多差，我就是紧随师父，默默的向前走，扎扎实实的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

每一件事。我一定会珍惜这万古机缘，这是不可改变的。

写起来平淡，事情过程看似都偶然，然而，这一切都是经过多么漫长的精心安排，这里倾注了师父多少心血啊！从一九九二年到现在，法轮大法在世间洪传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大法，不少人进入了大法修炼，每个能闻到佛法的人都是幸运的，大法还在呼唤着每一个人。我相信，人们的心底都会象我一样，渴望着他，等待着他，我相信这一天就在不远。

三次参加师父广州亲授学习班的经历

文 / 广州大法弟子

师父五次到广州传功讲法，羊城生辉。我参加了三次师父的亲授学习班，亲耳聆听师父讲法。师父的慈悲容貌、谆谆教诲，永铭我心。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从没有动摇过我对大法的正信。

参加广州第三期班

一九九四年一月六日，广州市总工会礼堂举办第三期法轮功面授班，我参加了。参加面授班前，我曾练过气功，听过多次气功讲

我却没悟到是师父借她的嘴在点化我。）她拳打脚踢地把我从医院的三楼打到一楼大门外。熟人求医生第二天到我妹家去做引产，第二天一早派车把医生和医疗设备载到我妹家。

安排好这一切，晚上到小组学法时，大家问我为啥迟到，我就把迟到的原因如实告知大家。同修说：你这样做是杀生！你还修不修啦？我说，不是人出生后才有灵魂吗？，没出生咋能算杀生啊？并说出不能保留孩子的两大理由：一、我妹大女儿出生一个月就由婆婆收养。现在婆婆也是直肠癌晚期，如果这孩子生下来无人抚养；二、我妹服用大量副作用很大的药，难保此孩健全。

站长见我执着，对大家说：今晚不干别的，专帮她吧。大家极力开导我说：孩子出生有没有人照看或健全，是由他本人业力大小决定的。应该放下执着。直开导我到晚上十点，我还是想不通，对大家说：你们别费心了，除非师父说堕胎是杀生，否则我不会改变的。站长说：师父今年三月在《纽约座谈会讲法》很快就要来了，我已经得到一本书。这样吧，咱们马上回

家，你拿起电话，我在电话里读给你听。

当我拿起话筒，听他读到：

“弟子：那堕胎也算杀生吧？”

师：那没错。怀孕了之后，打胎就是杀生，你不管人类的道德怎么样了，人类和法律上承认不承认，法律代表不了神，你杀生了就是杀生，你说法律上没杀生，那是人说的。我们发现妇产医院有许多婴儿，在那个周围空间里边有许多肢体不全的，或者是肢体很全，却很幼小的小孩生命在那里边没地方去。本来这个生命他转生了，他可能有他的前程，可能他活多少年之后他再从新进入轮回，可是还没等出生，你把他杀掉了。那么他就要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痛苦的挣扎着，那么小的生命孤孤单单，那么可怜！他要一直等到给他在人世天定的年龄全都过去之后，才能进入下一个轮回。所以你一下子就给他治到那么苦的境地上了，你说那不是杀生吗？而且还业力很大。”

听到师父讲的这么明白，堕胎是杀生，我为自己的行为后怕。第二天早上我跑到医院说，不堕胎了。医生拿出发热的消毒包说：

瞧，已经消好毒了。

没几天，全区组织学习了刚到的师父《纽约座谈会讲法》，我对着师父的法像痛哭流涕的说：慈悲的师父呀，您为不让弟子杀生造业，及时派人点化，弟子让您操心了。弟子一定放弃执着，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当我妹妹生下足月的女婴时，我发现孩子不仅健康健全，而且水灵红润，大家都夸漂亮。

一个星期天，母亲来电话说：你妹今天回家乡没抱孩子，刚满月的孩子交给谁了？我到车站询问，有人证明说我妹上车时还抱着孩子。我马上回电母亲，孩子是回家路上丢的。傍晚，我接到电话说孩子找到了。原来是我妹下车后犯了疯病，把孩子丢在河边的芦苇里。当时河边有许多洗衣服的人，离孩子近的没听到哭声，而离孩子较远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却听到了，多亏这位法轮功学员把孩子抱回了家。

大家都说这孩子命大，从胚胎三个月到出生刚满月就经历了三次生死大关！若不是师父的法身呵护，怎能每次都是大法弟子的保护才能转危为安？如今这孩子已

由我姐抚养。孩子聪明伶俐，三岁时大人做饭，她自己盘着小腿捧着小录音机静静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稍大些，第一次双盘就盘三十分钟，大家都夸她双盘的姿势好。而且她每次到我家，第一件事是给师父敬上一炷香。如今她已是十二岁的大法小弟子了！我家及身边大法弟子的神奇事还有很多很多呢！

的确，我为今生今世能成为大法的修炼者而自豪！更感到能成为师父的弟子而无比荣幸！我们一定坚修大法，圆满随师还！

忆九四年师父郑州讲法

文 / 郑州大法弟子

五月十三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又是师尊的华诞日，在这宇宙大法洪传十八年的喜庆日子，当年师父在国内讲法传功盛况，一幕幕呈现在眼前，仿如昨日。当时大法洪传，人传人，心传心，短短七年就有一亿人修炼，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各大公园、广场、公众活动场所，清晨都可以看到三五十、一百两百人数不等的修炼人群。在农村，三里一村，五里一镇，悠扬的法轮功炼功音乐连成一片。

个人的世界观都变了，这个法太好了！我意识到这个功法的珍贵，意识到这是我生命的重新开始，我下定决心，这辈子就学这个功法了。那张学员证和门票等就成了我最珍贵最值得纪念的物品。就这样，我就一直把她珍藏和保护到现在。

当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有师父了，我要修炼了，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和喜悦是难以言表的。第二天上课前，我早早就到了体育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坐到座位上去，而是在外面走廊来回走动，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师父来了！”人群都涌上去了，师父从我们身边走过，大步走入会场。师父高大，亲切，见到师父我怎么会有这么熟悉的感觉，可又总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当时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谜，那时候刚刚得法，懵懵懂懂的，现在什么都明白了。

从那次近距离见到师父以后，每次上课结束，我都愿意走广场旁边的路，（当时的广场和路是连成一片的）希望能在近距离再次见到师父。我想师父一定有小车接送，可是一直到学习班结束都没有等到。在这同时我也看到广场上停满了各式

各样的高级小轿车，吉普车，面包车和大巴，九四年的广州很少私家车，广场停的大部份是公务车，一眼看去，几乎有近一半是军牌车，有些司机和警卫员都是穿着军服在等候。从会场走出来的人群，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军中将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每个人的脸庞都是红扑扑的，在广州这个特殊的气候下，我是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连过路的行人都驻足观看，说：这些人从会场走出来，怎么每个人的脸色都这么好看？！

“同心来世间 得法已在先 他日飞天去 自在法无边”（《洪吟》〈了愿〉）。能够直接听到师父传法是幸运的。第五期学习班是师父在广州办的最后一次传法学习班，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次。我诚心的希望所有和我一样有幸参加这一期学习班的学员，都能珍惜这万古机缘，都能在大法中继续修炼，助师正法，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

“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洪吟》〈登泰山〉），这是师父最愿意最希望看到的啊！写到这里，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

知失去的是什么。”（《精進要旨》〈退休再煉〉）随着修炼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深切的体会到这句话的涵义和分量。

我从小体弱多病，经历坎坷，总觉得人生怎么这么苦，这么不公。但是受党文化的毒害，我不相信神佛，不进庙宇，不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我有很多梦想，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修炼，也不知道有修炼。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现气功高潮，很多人劝我练这个功那个功，我都没有所动。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不知怎么突然想学气功，我跑到公园问哪里有气功学习班，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广州图书馆的广场上有许多气功学习班的报名点，我到那里一看，广场竖了很多介绍各类气功的广告牌子，我逐个看，看到一个介绍法轮功的牌子，上面介绍法轮可以每天二十四小时在你小腹里转，我想：这挺好，因为我要上班，没有太多时间。我到售票点买票，售票员告诉我：刚刚才把这块牌子竖出去，你就来了。并告诉我：这个学习班是第一次在广州办，现在只是做推广，还没有通知开班的时间，过一段时间你再来看看吧。我挺沮丧的走了。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忙于上班和常人评职称，等哪天想起来再去问时，说学习班已经办过了。我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

晃眼又过了一年。一天，我路过某地，看到那里又竖了一块办法轮功学习班的通知。我又跑去买票，告知还未开始售票，只好再等吧。我又钻到常人的工作和各类学习中去了，某天等我出差回来一问，票已经售完了。

这样的情况我碰到了三次。当时我很纳闷：我怎么总没有这个机缘？修炼以后我才知道，每一个人得大法的机缘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我被人世间的尘世封得太厚。

光阴流逝，直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五期学习班开班前的几天，一位朋友手捧着学习班的门票送到我手里，说广州办一个气功学习班，很好的，有一个人订了票现在出差去不了，这张票很难才买到，你去吧。当时我对法轮功的了解只是广告牌子介绍的几句，只记得法轮每天二十四小时转。第一天参加学习班，师父一开口讲课就把我震住了，生命的本源告诉我这就是我要找的。听完第一天的课，我整

就这样，亿万群众达到身体健康，道德升华，人心归正，人人争做好人，按“真、善、忍”大法标准要求自己，带动着自身及周围、社会环境整体回归。师父讲：“大法洪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精進要旨》〈拜师〉）这正是当年大法洪传时的写照。

我得法修炼十六年，没有师父看护走不到今天。我有幸参加郑州学习班，这是千万年的期盼、寻找、等待，也让我见证了大法的美好、真实不虚。

〈一〉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一日，师父到河南郑州讲法传功，有人告诉依法轮功来了。当我听到“法轮功”三个字时身体为之强烈一震。我随着听课的人流来到体育馆门外，看见只有学员在那里售书，我走过去拿起《中国法轮功》一看到封面上的照片，我就失声惊叫：“哎呀，这个老师我认识！”同时脑海里快速闪过许多画面和图像。旁边有学员说：“师父在你身后，你看。”我回头一看，师父正

站在离我三、四米处与人说话呢。我感觉与师父这么熟悉，可怎么就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见过师父。等到听完课也明白了，这万古圣缘和千万年的寻找、等待就是为了今天能够得法。

师父说：“有人说：法轮功神奇，一修炼，病就没了。是，真正修炼的人一上来就改变，一上来病就去掉了。”（《加拿大法会讲法》）确实就是那么回事。多年来我身体所有的病，在学习班上全都好了。过去无论是走路干活，会突然出现头晕，瞬间没有知觉，我想将来会因此而死去的。可是一个班下来，什么病的感觉都没有了，走路生风，骑车象有人推一样，身体非常轻松。特别是我视力模糊，只有0.5左右，看两行书就会感觉眼底疼痛并引起头疼，使我夜里不能睡觉。得到《中国法轮功》这本书，我急不可待的连夜看完。直到几年后有人提起，我才想到，我的眼睛什么时候好了呢？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视力越来越好。大法太神奇了！

〈二〉

六月十二日下午气温高达39度，三千多人听课，又是在五十年代建筑的简易体育馆，只有一层石棉瓦做屋顶，又闷又热。我想认真听，可又困得睁不开眼（后来才知道，师父在给我调整大脑），于是就走到外边想买瓶冰水驱赶困意。当我刚走到外面，就看到远处已狂风大作，夹带着树叶烂纸、沙尘、垃圾滚滚而来，顷刻即到；东北方的半边天已成黑墨色，用“乌云滚滚”这词已词不达意了，那种黑叫人心惊，似乎只有小时候在神话故事中看到妖怪来了才会那样。我慌忙跑回馆内，惊魂未定，此刻睡意全无。狂风已从体育馆的破窗和门中冲了进来，暴雨伴着冰雹敲打着屋顶，片刻便从屋顶破烂处漏了下来，电停了……

事情突如其来，可场内并不慌乱。师父一边告诉学员不要动，一边坐在讲台的桌子上打大手印。坐在地下的学员都盘腿坐着，周围的学员也很安静。我虽然不知师父打出的大手印具体是什么涵义，但我心里感觉到安全、宁静、祥和，完全被师父的洪大慈悲与佛光笼罩着，完全感觉不到外面墨黑

的乌云、暴雨和鸡蛋般大小的冰雹。风雨逐渐停了。打完手印，师父说：再过十分钟电就来了。真的几分钟后电来了，太阳也露出头来。师父开始讲课了，说是一个大魔头纠集一帮小魔企图来破坏师父传法，师父把领头的大魔销毁了，小魔就四散逃命了。还说为在场学员做件好事，为河南人民做件好事。

听完课从体育馆出来一看，大街上已面目全非，雨水还有小腿深，一人抱不住的桐树被拦腰折断或连根拔起，当街横卧；到处都是断枝、树叶，雨水漫过的地方尽是黄泥、沙子、垃圾和被狂风掀倒的巨型广告牌……据说那天市区四条大电路断了三条，几天后才恢复，只有体育馆所在方位一条线路未被破坏，我们在场的学员也未受任何伤害。此次经历让我见证了师父的慈悲与威严。

〈三〉

六月十八日是学习班最后一天。上午师父安排与学员照像，当时参加照像的学员大概有一千多人吧。照完像我们几个新学员舍不得离开，想多留一会，能再有一个美好的瞬间。没想到师父见我们站在一起，走过来

龙，这个学员的名字我还记着（名字隐去）。还有一个梳嘎髻（过去老式盘头）的老太太（返老还童）来例假了。我炼功身体好了。我儿子有个朋友，知道我身体好了，也让他父母炼。他父母炼了有半年的时间，就过年了。过年时家里来人玩麻将，老太太就管不住自己了，玩起麻将就没完了，以后就不炼了。后来这老太太得了胃癌死了。当时死在家里，准备在家停三天，第四天出殡，当时寿装都穿上了。可是停到第三天的时候，她又活了，起来脱下寿衣，穿上平时的衣服，吃了点饭，下地就炼第二套功法抱轮，和好人一样了。她不停的告诉别人，法轮功好啊！我回来就是告诉你们法轮功好啊，我没有好好修炼，我错了。她又活了三天之后死了，这回真走了。她老头姓陈，来到公园逢人便讲这件事，告诉人们：法轮功好啊！好好修炼啊！这功法真神呢！这老陈头走哪讲哪。还有开天目的同修看见炼功场的天空中云彩一片红，师父坐在上面。当时师父是亲自教功的，给学员纠正动作。

这些年我天天看书炼功，身体啥毛病没有。几个

儿子说咱身体都没有妈好。我还发正念灭邪恶，帮助被迫害的同修早日闯出魔窟，往钱上写“大法好”救人。我就是想师父、想美歌。想起师父就哭。上香时我长时间看师父的像片，你别看我在屋里坐着，还象在胜利公园和师父在一起一样。我身体硬实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我是活见证。（老同修哭了。）

机缘只有一次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新生

当看到明慧《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后，我情不自禁的拿出珍藏多年的第五期广州讲法学习班的学员证等资料。看到这些资料，我仿佛又回到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的讲法学习班上，仿佛又坐在体育馆的阶梯位置上，静静的聆听师父的讲法，全身通透，沐浴着法光。

这一切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真切，历历在目，而此时遭受迫害的十一年风风雨雨，四千多个日日夜夜就象睡梦一样过去了。我多么希望能象当年一样，再一次亲身聆听师父的讲法啊！

师父说：“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

了。当时胜利公园附近的空军招待所都住满了。有一个关里的老俩口，老太太来了，老头因在家看孙子没来都急哭了。有一个农村人做梦，说有一个叫“木子”的师父在长春，她就来了。同修们给她一套法轮图形。

有一天辅导员领一位二十多岁的美国女学员来看我，这位美国学员到我跟前左右前后的看我，向我合十。那时很多人听说我被铁管子砸了没事都来看我，我就讲当时我是怎样被砸的，大法轮怎样保护我的：

当时我家在四分局附近住，我家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这法太好了，我是真信呢！

我每天早上两三点钟拿着扫把或者铁锹从家出来，走到胜利公园。天黑马路上没有人，公园更黑，我啥也不怕，也不拿电筒。很多时候我去的最早，到公园就炼功，等天一亮拿起扫把和大家一起扫场地。当时很多学员都这样。有一个铁北住的

老太太半夜十二点从家走来炼功，有一个金钱堡的老太太早上三点走来炼功（金钱堡在长春市郊区很远）。冬天下大雪，大家扑了扑雪就打坐炼功，那时条件不好，没有什么羽绒服，就是小棉袄、小棉裤。那时心真齐呀！当时炼功时，师父在猴山的台阶上，学员在南面树林里炼功。

后来师父办班收费想收二十元钱，可是气功协会来人问：别人收费五十元，你为什么只收二十元？师父说：我只是收费做书。但气功协会不同意，最后定下三十元。当时别的气功班都是因为要钱多而气功协会不管，唯有法轮功是因为要钱少被气功协会管。

当年师父传法时的神奇事可多了。

在航空俱乐部办班时，有一个男的是用担架抬来的。师父说：把担架抬到台上来吧。也没见师父怎么动手，就听师父说：你起来吧。他就起来了。师父说：你下地走走吧。他下地就能走了。师父又说：你自己走下台去吧。他就走下台去了。他那个感动啊！

在炼功场上，有一个学员拿照像机照像，照出正在抱轮的学员头上有两条白

问：“你们是郑州学员吧？”我们说“是”。师父说你们不要走，在这里等着。当时我想师父怎么一眼看出我们是郑州的新学员呢？（现在看这想法多可笑）一会儿各省都照完像，师父走过来说我们到体育馆里边吧（冰雹过后，已换场馆）。

到场内一看无论椅子还是凳子，什么坐的都没有。师父说：我们坐地下吧！师父先坐下，我在师父对面也坐下来，离师父很近（因当时郑州学员很少）。师父环视一下周围的学员说：“你们是种子。”师父讲了很多，最让我难忘的是这句“你们是种子”。在场的几十个学员是何等的幸运。

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一个往高层次上带人的正法大道，在当时对提高上亿人民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发生在炼功点的神奇故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轻舟

本文记述的是，一九九九年之前发生在我们炼功点的神奇事点滴，旨在证实法轮大法是真正超常的科学、《转法轮》书里面的内容全是真实不虚的。

我们炼功点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学员，可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人数增加到差不多一百人，后来又分出三、四个独立的炼功点，足以看出法轮功发展的迅猛。

炼功点一开始就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发生，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真是难以置信。

一对年轻的夫妇早上领着一个不到六岁的女孩来学法、炼功，小女孩就在炼功点周围玩耍。

忽然有一天，这对夫妇来问炼功点辅导员，说：“昨天买回的炼功磁带封面上的法轮图，孩子怎么说是转的呢？”辅导员告诉他们说：“女孩的天目开了。”一次这个女孩领着爸妈去一个新学法点学法。爸妈只知道大概位置，不知道具体位置。女孩告诉爸妈说：“我知道，学法点上面有大法轮在转呢！”

有一位学员原来练某气功多年，后来炼了法轮功。当他参加师父的讲法班的时候，一开始闭着眼睛听课，因为练别的气功养成了闭眼的习惯。这时突然听师父说，所有闭着眼的都睁开眼。这个学员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哦，这个气功师不一般。但是由于他受多

年的无神论教育洗脑，在八天多的学习班上面，并没有真正听懂师父讲课的内容，只是觉得师父讲的玄。就是这样，在学习班结束后的出差过程中，还是发生了非常神奇的事情：当时这个学员出差返回的路中，路过父母家。看望父母后，乘公共汽车去转乘火车。路上各种各样的车辆挤满了公共汽车前后不宽的马路，就在汽车慢行到一个铁路道口的时候，横在铁路路轨上面，突然熄火了。看看前面有三排汽车，后面有三排汽车，进也走不动，退也退不了，而且汽车还打不着火了。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飞驰的载货火车疾驶而来。满车的人都很着急，一个人打开窗户要跳车。当时这个学员，一点也没有害怕，高喊了一声：“慌什么！”话音未落，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一公共汽车发动机突然点火，开出铁路的路轨，与此同时，火车也疾驰而过。这个学员向汽车前面一瞅：“原来那些汽车都哪去了？！”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版《转法轮》书，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在九五年读到《转法轮》大法书的时候，才明白是师父保护了弟子！真是无法感激大法师父！后

来在去利益之心的时候，也曾经发生大年初一看见路边崭新的一百元大票子，去银行取钱、回家一数多出五十元的事情，当然都上交了和还给银行了。这个学员那时修炼才两年，在一次洗澡的时候发现，身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皮肤细嫩、光滑无比，法轮功是真正的性命双修功法啊！还有，这个学员原来练道家气功的时候，对书里面的两句话“识神死，元神生”百思不得其解，书中也没有进一步解释。可是在《转法轮》书的第八讲，几句话就说清楚了。历朝历代的修炼都是副元神修炼，只有大法是修炼人的主元神。多好的功法啊！

有一天，这个炼功点来了一位面庞浮肿、身体弱不禁风的人。说要来炼法轮功。辅导员一看，好吓人啊，能炼吗？据这个人说，自己有多种疾病，一把一把的吃药，很痛苦。听说，法轮功特别好，自己想试试。辅导员说，那就试试吧。这一试不要紧，身体一天一个变化，到炼功的第十天，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人，面庞消肿，脸色白里透红，身体硬朗了。他说：“学了《转法轮》书以后，知道师父为

生活在蓝天下，不再被人歧视，不再被打压。

愿天下所有善良之人都来了解法轮功，也愿天下所有人都有幸福的未来！

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

——师父在长春传法初期时的见证

文 / 长春大法弟子（老同修口述，同修整理）

我今年八十一岁，是师父传法时的第一期学员，也就是《转法轮》书上说的那个：一根铁管子从高楼上下来砸到头上没事的那个人。师父您好啊！我想您啊！我知道我说出来您就知道是我，我等您回来呀！

一九九二年春天在长春胜利公园猴山附近，师父开始传功传法。当时师父穿着一件灰色旧毛衣，穿的都是旧衣服，领着孩子（美歌），带着饭盒。师父那时太苦了。

最开始是在猴山南面朝阳的地方，师父和五、六个人说话，大概师父说：我有功法，咱们炼炼吧。从五、六个人开始炼，一炼就是几十人，后来就开始开班。

有一位长春第五中学老师，在第五中学借来教室，师父的第一期班就在这里。当时十元（人民币）一张

票。当时我父亲刚去世，去世的第三天我就去听课，我跟师父说：我没有钱，就几元钱。师父说：不要了。当时师父收的钱都是做书用的。

师父在台上讲课，孩子（美歌）在教室外面玩。我也领着孙子，我孙子就和美歌一块玩。有一次我买两个冰棒给孙子和美歌一人一个，美歌说什么都不要，我说咱们是师姐妹你要吧。美歌吃完后，偷偷的拽师父的衣角，要钱又买一个给我孙子。师父的孩子懂事了。美歌说：师父什么都不怕，就怕众生苦，众生一苦师父就掉泪。大家听说师父要做书，就主动拿钱，有拿一百的，有拿五十的，还有不炼功拿钱的，就觉得师父好就拿钱，当时有四、五十人拿钱吧。做出的书就是《法轮功》，当时八元钱一本。

九二年春天的时候人不多，等到九三年的时候就老多人了。猴山的南面、东面、西面都是人，新学员铺天盖地（注：现在胜利公园改建了）。师父又开班了，我记的在航空俱乐部办过班，在汽车厂办过班我都去了。那人老多了，楼上楼下都是人。还有很多外地学员，外国学员带着翻译都来

教孩子要理性的教，对别人都好，对自己的家人也应该好，等等。每每想到这些，实在很让我感动，因为我的父母去世的早，这些做人的道理没人教过我多少，是师父教会我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如今我已明白都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师父帮助了我，才使我的身体如此健康、家庭和睦。到如今我已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自修炼以来九年多了，从未吃过一粒药，未生过一次病。虽然已有三十多岁了，但皮肤还和未结婚时一样，白里透红，我经常带着女儿外出玩时，很多人都惊讶我有这么大的孩子。我知道这一切都要感谢师父。当然师父是不求我们任何回报的，只要我们按照书中所说去做一个道德回升的人。现在我要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人们，法轮功是好的，我们的师父更是最好的人，请不要再听信中共一言堂的诽谤。其实谎言止于智者，只要看一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共的一切谎言将不攻自破。

炼法轮功的人修“真、善、忍”。我们在对待朋友同事时，我们比别人更加真诚，更愿意帮助别人，因为

我们要对每一个人好；我们在工作上更任劳任怨，因为我们不计较得失，我们把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事；因为我们善良，我们对待自己的家人（公公、婆婆、小姑等等）比别人更好，更能容忍。回头想一想，如果当初没有修大法，没有听哥哥的话，一味的要和嫂子争个你错我对，那我的人生是何等的阴暗，我会斤斤计较，我会想去得不义之财，我会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努力往上爬，那样我的生活又会是怎样呢？

我实在太庆幸，今世我何德何能？让我遇到这样的高德大法——法轮功，让我成为如此一个身心健康、内心充满希望、每天微笑面对人生的快乐之人。我想我的这番肺腑之言，一定也是千万个大法弟子的心声。我曾看过一篇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是一个十多岁男孩的话，他说：“自从我修炼了法轮功以后，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呀！这也是我心里的话，我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虽然我不是很富有，但我内心坦坦荡荡，我心中充满光明，充满善念！我期待着大法有沉冤昭雪的一天，让我们这些信仰真善忍的人可以自由的

自己清理了身体，身体没有病了，就把药都扔了，上千元的进口药也倒阴沟里面去了，而且病历也都烧了。”就是因为这颗坚定修炼的心，按照真善忍去修，道德升华的时候，身体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瞬间就完成了！

还有许许多多神奇的事情，例如，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炼功点上方有大罩，罩上面有大法轮和师父大法身，周围一片红光。有的学员在做一上一下的冲灌动作中，一串串的法轮也随着上下运动。有的学员身体是透明的，等等。篇幅有限，不说了。

这么神奇的功法，给亿万人带来身体健康、道德升华的高德大法，却被中共邪党诋毁、迫害。人们不妨冷静的思考一下：同是一部大法，同是一位李洪志师父，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因为中共的宣传口径，而从好变成不好了呢？这怎么可能呢？中共违法取缔法轮功，十多年了，法轮功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弘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书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人们不应该仔细想一想吗？这正是：邪恶抹黑逞一时，

金子闪光是本质！如果中国大陆现在能够公开炼功，那炼功点的神奇，依然是层出不穷！

学《转法轮》，得法轮大法，是众生等待已久的事情，是现在的世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目的。

感恩师父和大法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中国大陆的一名老年大法弟子。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深深的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救度。

我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底走入大法修炼的。未修炼之前的我五十一岁，身体极差。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骨节变形、肩周炎、颈椎骨质增生、胃病、腿锅窝积水，腿疼得迈不了步。再加上丈夫在外边有女人，面临离婚，那时的我真的是心力交瘁。那时儿子在外地读书，女儿是大的，很懂事。女儿要求我去医院检查病，说有北京的专家坐诊。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五月，大夫看完片子说：是腰部尾骨狭窄，而且伴有很多很粗的骨刺。大夫还说腰部神经多，若做手术的话，一不能保证好，二不能保证不出问题。因为腰部神

经多，不慎碰到那根神经都会出问题，费用也高。孩子一听没了主意，后来我们娘俩决定不做手术了。

五月二十九日那天闺女对我说：妈，我给您带来一本书，您看看，同事说这个功法很好。我一看是《法轮功（修订本）》。由于家中的婚变，我退休后根本不愿出门，感觉羞于见人，好象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似的，整日在家胡思乱想，越想越往牛角尖里钻，身体也相应的越来越差。

记得有一天有点感冒，鼻子不通气就在床上躺着，想喝口水，水就在床头柜上放着，刚支起身心脏病就犯了，就觉得心脏要从心口跳出来似的。比黄豆还大的汗珠由每一个汗毛孔往外涌，身体是一动也动不了，治心脏病的“保险盒”就在枕边放着，可是就是拿不过来，吃不了。心里酸酸的，就想死一个人是很容易的。过了大约五六分钟，心脏缓了下来，我知道这个危险过去了。

由于我封闭自己，不知道有大法传出，直到闺女把书拿来才知道大法的洪传。打开书一看，这书真好。我一气呵成看完书，连中午饭都没吃；看完书，就根据书

里的图按师父教的炼动作。

闺女走的时候告诉我，她同事知道晚上哪有炼功点。傍晚我就打电话让她同事带我去炼功点。她同事说今天不行，改天吧。我一听就很着急的对她说：你把我送到那就走，不行吗？她一看我挺着急就说：行，我送您去，您别急。当时我想这孩子还挺好。当时自己哪里知道，修大法的人就是这样。不论遇到什么都先为别人着想。这是师父教导的。就这样，也就从这一天起，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大道，也就从这一天起，我的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就在我修大法的第四天晚上，我看见银白色法轮在飞速旋转。在我学大法的第十八天的时候，炼功点放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到了第二天，绝了一年半的例假又来了。当时心里还挺烦，心里烦嘴就说出来了。同修们一听可高兴了，并说这是大好事，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把身体往年轻化方向推，可别烦。我这才知道原因，后来通过自己深入学法，真正知道了这是好事。

修了近两个月时，有一天炼功炼到站桩时，我就看到自己的上半身巨大无比，由肚脐往下就是蓝天和白

过的，在遇到危险的事情时，都没有发生危险。我有好几次被摩托车以很快的速度撞倒在地，但都没有造成伤害。

师父讲法中也讲过“一人炼功全家受益”（《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对这句话体会最深。自我结婚以来，一直修炼大法至今，从丈夫、婆婆非常反对，到现在丈夫支持，婆婆不反对，这也是他们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和慈悲才会有如此大的改变。

刚修炼几个月我就结婚了。由于没有修什么心，也就是还不特别善良，嫁到夫家后，和小姑又处得不好了。经过多看书，知道这世上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于是我不再计较婆婆的唠叨，也不计较小姑结婚后带着孩子长期和我们住在一起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难处吧。虽然有时也会冒出不好的想法，但这不正是修炼人应该修去的人心吗？那个心胸狭窄、得理不饶人的我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丈夫在婆婆挑剔的时候都会说：您还是四处去访访，看还有没有比她更好的媳妇？婆婆无言以对。

由于丈夫支持我炼功，于是他也得到了福报——工

作升职了。我经常对他说，“百善孝为先”，即使父母说的不对，也不要和他们顶撞，不要对他们发脾气，无论他们说得多不好听，终究也不会去害儿女的。说的多了，他也记住了些，也早就改掉了父母一说就暴跳如雷的脾气了。他工作上有了烦恼，也会向我诉说，我就用在大法中学到的道理——这也是师父经常教导的——不要计较别人说不好听的话，只管凭着良心去做，无论回报是什么，无愧于心最重要，不是自己的钱，决不要去拿（因他有机会拿到额外的钱，但不属于自己劳动所得）。他在我的潜移默化中逐渐的也能以真善忍来衡量了。由于他不计较得失，领导和同事都很喜欢他，奖金也总是发得比别人多一些，但他并不很在意这些，他说：人不说谎，做好自己，活着真好。这正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

我们的师父不仅教我们在社会上要做一个好人，在家庭中也要做个好人。于是我改掉了象婚前总要求丈夫对我好、什么事都要听我的毛病。是大法使我明白了，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温柔；管

让我们记住这个永恒的日子

文 / 江西大法弟子

五月十三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五月十三日是第十一届法轮大法日，这是个让法轮大法弟子们永远铭记在心中的日子。而这个不平凡的日子也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的生日，作为一名深受大法益处的大法弟子，我要诚挚的向师父叩首：师父，您为我们付出太多了！谢谢您啊！

说出来人们可能觉得奇怪，想当初我走进大法，竟然是因为自己的心胸太狭窄。

事情是这样的：九年前，那时是法轮功被迫害得最严重的时候。我并不了解法轮功。那时我哥哥在炼法轮功，修炼大法前他一直是个气功爱好者。哥哥在小时候大腿被重物撞伤过留下了后遗症，因医院没治好，就想通过气功来治好，可是一直没有断根。他早上晨炼经常去公园，那里有很多炼法轮功的人，大家熟悉以后，人家就向他推荐法轮功。也许他的缘份已到，所以就开始了。炼功没多久，他的腿彻底好了。

那时我是一个多愁善感

的女孩，长期住在哥嫂家。嫂子很不喜欢我，我又总是很在意她对的态度，总是把她说的话放在心上，经常为此很难过。哥哥看到我这样，就对我说：“她（指嫂子）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改变她是不可能的了，那你就改变自己吧！”怎么改变自己呢？我又为什么要去改变自己呢？但是我不想让哥哥整日夹在我与嫂子中间为难。我说我愿意改变自己。哥哥说炼法轮功，要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凡事要为人着想，不是别人对你不好，而是自己心的容量太小。是啊，想想也有道理，与嫂子生气，又有哪件事不是鸡毛蒜皮的事呢？于是在哥哥的带领下我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因为我是抱着试试的心走进大法的，也没有什么目的，但是神奇的事也在我身上发生了。

一直以来我的腰不好，弯腰时总象有一根筋被吊着，说很痛也不是很痛，但很不舒服，弯腰时间久一点就直不起腰来。就在我第二天打坐后，这种痛的感觉就消失了，一直到现在也不曾出现过。当时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炼功好了呢，还是突然好了，好的也太快了点吧？还有在《转法轮》当中提到

云，天空是那么的辽阔，还有一只绿底白花的碗在云层里迅速的翻转，其中的美好用语言根本就无法形容。

炼完功后我就把这些状态对同修们讲了。同修们听完都很高兴，有的问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跟从前比，有变化吗？

这一问，使我一下子想起身体所有的病。想起第一天同修陪我到炼功点时我是一瘸一瘸进来的，二寸高的门槛都得扶着门框进。现在，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一刻，身上所有的疾病全没了，身上一点不适的状态都没有。

我愣了一下，泪珠便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激动或是感恩，就是流泪。这时我就感觉自己根本不象五十多岁的人，好象也就刚刚三十岁。每天精力充沛，天天参加晨炼，炼完功回来学一上午法，中午一个馒头一杯水，下午我们5—10人不等去各处弘法。晚上集体学法。生活充实愉快。那时的我一走进大法，一门心思就是学法炼功。从《转法轮》学起，师父的每一本讲法从不落下，越看越想看，越学越想学，就是一遍遍的学法，每天坚持炼功。为后来

证实大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不占用太多的人力，我们就自组小组。我们这个小组三个人，那两个人是夫妻都还在上班。我们就晚上去弘法。白天找好材料，联系好人。晚上到那就放师父讲法录像。十七八里的路我们来回都是骑自行车，回来时都是半夜子时左右。路远的地方就由男同修开三轮摩托送我们去。

记得一九九八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那可真是冰天雪地，到处白茫茫的一片，但这样的天气也阻挡不了我们弘法的脚步。弘法回来时，三轮摩托到半路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当时我们三人谁也没害怕。他俩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老弟子。女同修对男同修说：你仔细的修车，师父法身会管我们的。这时女同修就教我背师父诗词《因果》，还没背完，就见远远的过来一组灯光。走近一看是另一组同修，他们开的是拖拉机。几个同修一起，不一会就修好了车；到家已是下半夜两点。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江××为首的中共邪党开始非法打压法轮功，用弥天大谎欺

骗世人，毒害众生。作为师父的弟子和大法的实修者我们深知“法轮大法是正法”，于是我和许多大法弟子一样为了向政府和世人讲清大法真相，走向了天安门。

那时我们还是相信政府是能明辨是非的，可中共根本就是邪恶的，它把一批批上访大法弟子投入了看守所或监狱。我被关进了当地看守所。就在我被非法拘留期间，丈夫送来了离婚起诉书，真有点雪上加霜的味道。可能我和他也就有那么多年的夫妻缘。我在离婚起诉书签了字，这在没修炼之前我是绝做不到的。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有同修做出单张大法真相，开始由于做的少，我就每样拿两三张传给同修看。同修看后备受鼓舞，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个明慧网，我们修炼有了方向。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很自然我就成了协调人。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心里开始也是很怕的，从走出家门起心里就胆胆突突的，不能大大方方的走，一边走一边怕。这种状态让我很生自己的气。我问自己怕什么？学的这个法不正吗？当然不是。。为了增强正念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没念

完十遍，心中的怕没有了。全身心都溶入在这句话中，这时感觉腰板也直了，腿也有劲了，走路也大大方方了。就这样几年下来，无论资料往哪送，有多远，哪里的路上都会留下“法轮大法好”，就这样送了八、九年。

二零零四年中秋节的前四天，在回家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姑娘把我撞了。撞的挺厉害的，把我从自行车上撞了一个腾空翻后又摔出三米远。当时把我摔晕了过去。肇事姑娘当时都吓傻了。我醒来后第一念就想：师父救我。

睁眼一看周围围了很多，人，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对一名男士说：请先生把我的自行车扶起来好吗？那人没动。这时我明白该讲真相了，我对他说：先生别怕，我是修炼法轮功的，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不要听电视报纸宣传的，那都是骗人的。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按“真善忍”做好人，大家说能有错吗？撞我那姑娘，她肯定不是故意的。

我又对姑娘说：别怕，我不会讹你的。说到这，那名男士走过来对我说：老太太，别被公安听到了，我给你扶起车，你能走吗？我

说：没问题。说完我扑了扑土，推着自行车就回家了。

回到家就开始做饭，并接回了外孙女。这时我感觉两只眼睛不一样，老感觉右眼往上吊，一摸才知道，原来脑袋后右侧肿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右眼角自然就被提了上去。虽然摔了一个包，但不痒也不疼，就是有点木有点胀。闺女和儿子听我讲完事情的经过后，儿子问我：妈，您是修“真善忍”的，就得讲真话对吗？我说是呀。儿子又问：那您摔成这样，您能不疼吗？我笑着说：我要疼我能做饭接孩子？可儿子就是不信。最后两个孩子非要拉我去医院检查，女儿哭着求我：您就拍个片子不行吗？没办法，只得随他们去了医院。没出家门之前，我就心发一念：我什么事也没有，查不出来啥。到医院门口我又发一念，我啥事也没有。进了CT室，我想肯定一切正常。CT照完以后一看，闺女就乐了。身体不但没摔坏，而且以前的疾病也都一扫而光。

女儿和儿子被大法的超常折服了，我借着这个机会跟他们俩又详详细细的讲了一遍真相。女儿从那以后经常向她的朋友讲大法真相。

二零零八年，中共借北

京奥运之名，在全国大肆抓捕大法弟子。我们这一片做资料的两名同修也被非法抓捕判刑。这样一来，我们这片的同修就没有了真相资料。这时我就萌发了做资料的想法。可是我什么也不会，所以也没有太大的信心。我大量学法，自己更明确了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下定决心，要做资料，我要做万花丛中一朵小花。

通过同修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懂技术的同修。技术同修开始耐心的教我，他教一步，我记一步。他教得认真我记得仔细。一天下来，基本能操作了。就这样我克服了畏难心理，在师尊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我们的这朵资料点的小花盛开了。现在我和一位年轻同修共同配合，我们立下誓言，要让这朵小花盛开到法正人间之际。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和对大法的歌颂。在今后的日子里唯有精進再精進，才能无愧师尊的慈悲苦度。

祝师尊好！